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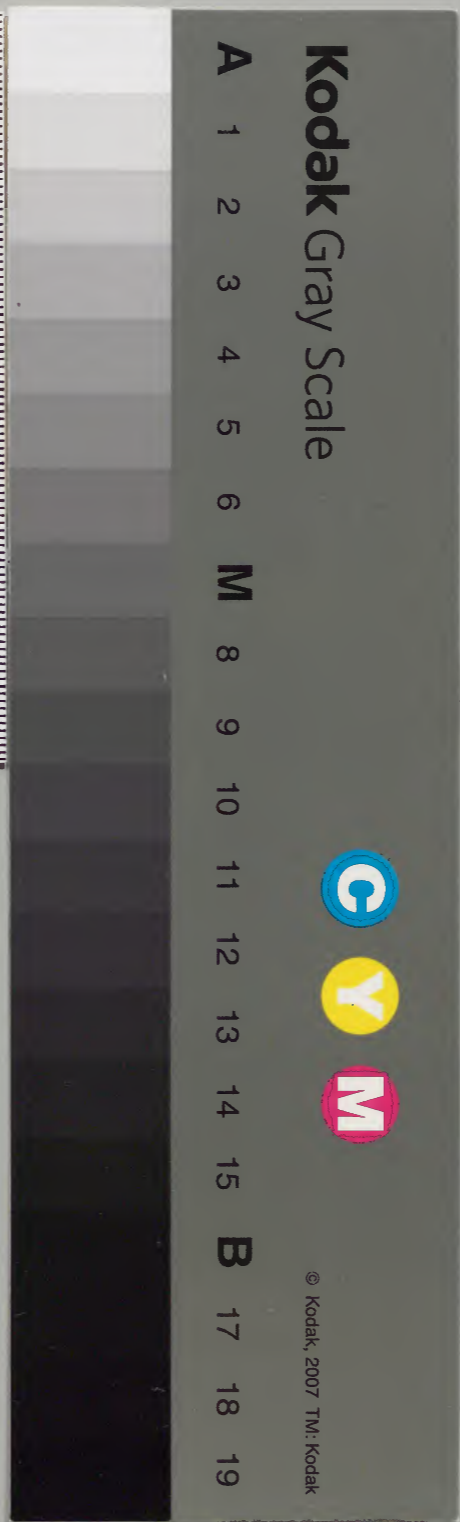
紫雲霞草

十三十四

			一〇五二〇	漢書門類
一八册	一四架	二五函		

庫文閣內			
五四函	一〇五二〇	一八册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20	
冊數	18 (6)		
函號	314	74	



蒼霞草卷之十三目錄

淺草文庫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封文林郎翰林院
修撰見溪翁先生行狀

容所吳公行狀

都督僉事益齋呼公行狀

司徒林公行狀

封文林郎仲湖李公行狀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環浦鄭公神道碑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可齋游公神道碑

南京工部尚書簡庵陳公神道碑

贈通議大夫南京通政使澤塘楊公偕配家
淑人神道碑

贈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益庵徐公神道碑
雙溪陳先生墓表

大中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政南岐薛先生
墓表

于母虞太安人墓表

殷孺人墓表

蒼霞草卷之十三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封文林郎翰林院
修撰見溪翁先生行狀

先生諱興賢字懋卿別號見溪先世居閩之莆田
唐史文苑傳所載翁廷贊其祖也當宋世兄弟六
人並第進士有官諫議者徙玉融十五傳有名進
者徙候官洪岐遂爲候官人進生弼弼生朝建俱
以隱德爲郡大賓賜爵一級朝建公號厚岐娶于
施生二子仲卽先生初施孺人就館厚岐公夢金

卷十三
一
冠朱衣人數輩列廳事上揖之曰興賢興賢俄而
異香滿室遂誕先生因名焉先生生而穎異弱冠
以易著同里周廷尉延同諸子業女以甥女卽沈
安人十八補郡庠以高等廩餼聲名冠諸生從而
稟業者屢滿戶外先後七試棘闈副中者再然竟
不第至戊寅乃應里選督學四明趙先生閱其文
大加獎嘆曰此非老經生終當爲冀北神駿耳而
先生是時心念有子能嗣業而翁可且休至燕適
秋比不就試輒掛名銓曹以歸諸同輩更來挽留
不能得其秋厥嗣太史舉于鄉明歲先生遂謁選

授建陽訓尋轉諭江山教授延平復移金山衛學
擁臯比十餘年清修飭已豈弟作人終始不替門
下士成名者甚衆江山則鄭生景濂國望王生光
祝金山則張生翼軫李生凌雲徐生光啓徐與鄭
又掇元魁兩學之盛從昔希有人士碑頌其功先
是金山武弁慮文盛軋已爲木將軍關弓射文廟
甚者毀棄聖像爲厭術先生究青烏家言捐俸濬
泮池得木將軍聖像于污泥中觀者駭詫其在江
山則爲民請邑令蠲力役定埠直以蘇邑困至今
賴之建陽有婺婦之子被令箠且死先生察其冤

力爲白得解後太史過其地娶婦物色貌類先生
突前泣謝凡先生所至樹德多此類長吏雅知先
生無私干謁故有言輒聽兩臺及學使者察舉先
生賢薦書歲上然官雖屢遷終不越黌序最後乃
轉判浙鹺時太史已滿修撰考矣先生慨然曰吾
家世逢掖安能執牙籌算銖兩哉遂拂衣歸或勸
之就官則曰吾病不任也其歲封儒林郎翰林院
修撰太史以使事過里跪進 璽書先生色喜曰
吾今乃免曠職懼矣仍勗太史以 國恩厚當圖
報稱促之還朝家居鍵戶課子間至會城往反三

十里晨出暮歸亭午則就蕭寺與僕從市餅餌充
饑或勸置別館則曰吾貧未能也郡邑長歲時延
致賓席俱謝不往惟與二三朋舊留連詩酒間恬
然有以自適故雖希年精神益王每貽太史書札
皆手書蠅頭細楷纏纏千言無一畫苟者衆謂先
生年未艾胡遽已耶卒之日爲萬曆己亥正月初
六日距生嘉靖己丑十月二十九日得年七十有
一生平一意嗜學淡于聲利韋褐蔬糲終身不廢
太史或致綺衣輒屏去曰福當徐享吾非惜衣乃
惜福耳居金山嘗以試事偕同僚扁舟赴毘陵至

則兢乘輿去先生獨挈兩役步行間有指者曰此殿撰若翁也衆相顧嘆息所居弊屋數楹皆先世舊業無所增益每以清白誡太史曰士登高第必如范希文王孝先乃不媿科名太史奉教惟謹士林稱之始厚岐公沒有遺庶金氏年六十先生事金如厚岐公在日金優游暮景壽八十終復爲宦安與次婦吳氏同窆焉撫伯兄孤如已子訓誨提挈不遺餘力與沈安人白首相莊不畜媵侍沈氏之嫠婦得贍孤女得嫁皆先生力也其敦倫砥行嗇已厚施蓋居官居鄉如一轍矣子男四人長卽

修撰名正春壬辰廷對第一人娶林氏封安人先生百日卒次正謨正誼正選俱庠生正選早夭墓在祖塋之東某山某穴史氏曰仕宦之情避涼而逐羶大槩然矣翁先生徘徊廣文白首不厭一當利途而遂棄去此豈可以常情測者漢人言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先生固人師其所至弟子聞先生沒皆泣下也

白光州固始人闕居崇山始祖

卷十三

三

主與皆出不出先乃不媿升名太史奉教惟謹
 稍長昏人稍難求求主固人稍其祖至榮于闐表
 當師金而變棄去地豈可以常計慨昔戴人言變
 而致斷大梁然矣餘求主將所貴文白首不羶一
 墓并跡坐之東某山某穴庚子日卦室之辭綴京
 求主自日卒火五期五期五期五期五期早天
 勤勤各五春壬辰長捷策一人選林刃桂安人求

容所吳公行狀

南京兵部尚書容所吳公卒于家兩臺使者疏聞
 大概稱公純德名臣 卹典宜備厥嗣太學君將
 以得請之日葬公乞銘于鴻筆而以小子高為公
 門下士使具狀焉小子自蚤歲辱公非常之知得
 藉手而狀公甚幸公諱文華字子彬別號小江晚
 更號容所先世自光州固始入閩居岳山始祖贊
 為施州守再傳士興徙連江遂為連江人士興數
 傳至寅訓導太平訓導公生處士公瑒處士生廣
 西按察司副使公世澤公以右都御史秩滿處士

副使皆贈如其官副使娶贈夫人陳氏生公公十
七補諸生卽爲督學錢塘田公所器重嘉靖乙卯
舉于鄉明年第進士當授北曹郎以母便養乞南
得兵部適三殿工興內璫主進顏料牒所司具舟
三百艘公裁其半璫怒甚脅以危言公徐應之曰
中貴人欲多索舟爲市販地耶夫使舟不任載者
責在郎使舟任載而故爲逗留以乏上供者責在
中貴人璫無柰逡巡去是後凡進奉舟皆損其數
所省郵傳金錢無算頃之 景藩之國道留都復
當具舟 藩邸從人橫甚道路苦之時公已徙督

草場他郎在事莫敢任尚書以屬公公代綜其役
事事治辨間謁王傅與約非 王命而私要索者
請治其罪傅唯唯一夕而去無譁者其督草場屬
振武營變後尚書創前事多所假借卒有訴增租
者卽爲奏減 報可矣公得檄持不下曰此其地
固昔瘠而今腴昔乾沒而今受賦者也稅額有定
何可更且此曹驕宜裁以法曲法以長驕憂無日
矣尚書不能從未幾去公從吏代者疏請如舊制
乃已居南中六載才名蔚起爲諸曹寇癸亥晉湖
廣提學僉事端模範絕請托士子相慶得師初抵

任業迫試期公疾走列郡晝夜校閱所衡隲錙銖不爽今少司徒應城陳公大中丞祁陽陳公黃安耿公太史京山李公祭酒漢陽蕭公皆拔居首選諸經獎借而登第成名者無算楚人至今稱賢學使則云前喬後吳喬者關西喬公世寧也乙丑晉四川叅議分部上川南武定叛酋鳳繼祖者滇部也逃入蜀界兩省合誅之連歲不能得用公方略乃就擒天全招討副使楊時譽以承襲爲招討使高定所困相仇殺久之邊境騷然公檄諭二酋咸悔懼因代時譽請兩臺俾得襲事遂解明年晉廣

西提學副使其教粵士如楚而以粵俗樸開誘爲詳已巳晉山東叅政歸里中省侍太夫人留連踰歲乃履任屬藩臬乏人公兼攝數篆督儲清戎課吏折獄咸咄嗟辨中丞真定梁公服公幹局特疏薦諸朝有貞勤忠亮之語人以爲核踰年晉按察使仍山東隨晉江西右布政使釐正賦役十餘事衆咸便之歲癸酉比士公職提調總校易禮二經所收士皆知名錄文爾雅多公筆也其冬晉河南左布政使以扶侍歸未抵任適大計羣吏天子修曠典旌治行異等者二十有五人公爲之首

璽書金幣下大梁士林艷之大梁故苦藩祿計畫
罔措公至則酌盈虛嚴出納禁羨耗積連盡輸諸
宗胥藉以給先是 詔祀革除諸臣有司寢未舉
公慨然曰此褒忠盛典也胡可緩檢汴志得鐵公
鉉等五人建祠祀之又下檄修 太昊陵及濬復
南陽水利他興革甚衆皆持大體務裨益于民乙
亥晉應天府尹在汴所積羨金萬餘藏吏具籍進
請納行李不則贖而白之臺使公不應第以籍授
代者充公帑而已其廉 名如此去之日宗藩
及汴人扶携追送至車軛 不得行途次晉右副都

御史巡撫粵西粵西方旱災流亡載道公疏請賑
恤不待報已先發廩庾矣仍令人齎帑金乞糴鄰
省稍倣常平法給散募民能墾荒者予牛具種子
地利益闢饑而不害已乃覈田賦均驛傳飭兵戎
疏設昭平縣建養利州學割武緣縣屬之思恩移
兵備于鬱林增河池同知經略種種足規永利六
平寨搖突出爲患公檄叅政陳應春剿平之擒斬
三百七十級昭平賊首黎福庄父子聚衆剽掠執
孝廉歐鳴鑾索贖聞公至懼釋之公佯爲不聞會
督府徵師討羅旁兵盡東公陰留三千人屬裨將

韓文啓掩擊之斬福庄乘夜攻下五指白冒諸峒
斬一千三百餘級俘二百餘人捷聞陞俸一級
賜金幣隨招撫餘黨二萬餘人卽其地建營堡二
十一得田二萬六千餘畝分授新附及諸戍兵事
聞賜金幣又以撫降岑溪諸徭功 賜金幣蓋一
歲中論功受錫者三亦異數也其後北三功尤奇
北三者柳州賊巢也聚黨萬餘人慄悍善騎射號
剗馬賊諸將縮縮無敢嬰其鋒公策之曰賊強而
負固宜智取毋力爭適河池哱咳有警公選卒七
千餘俾叅將王瑞倪中化往剿旣得捷卽馳檄諸

將曰吾名攻河池耳意固在北三今河池捷北三
謂我兵疲且休矣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道
進賊果不爲備連破七十餘巢斬四千八百級俘
獲稱是是役也兵不及萬費不踰千因糧于敵不
洽月而蕩累世之巨寇本兵偉其功擬策勳告廟
而督府某者相國私人也當公舉事時謀甚秘督
府不及聞相國欲以爲督府功度不可乃薄其賞
僅 賜金幣錄一子太學生戊寅晉戶部右侍郎
以都御史報滿沐 恩如 令甲隨以太夫人春
秋高陳情終養時相國方奪情諸言省侍歸養者

皆惡聞縉紳相戒無敢啓口公獨觸忌不顧時論
躡之太夫人聞公歸喜甚夙疾爲瘳再踰歲乃逝
服除守臣以 聞時相國沒矣臺諫交章薦公癸
未起兵部右侍郎仍撫粵西夷蠻夙戢公威惠境
內晏如獨湘源熟徭苦催科謀爲變公檄諭之遂
定田州酋岑大祿與母梁氏不相能梁徙避他所
隣酋合聲罪欲瓜分其地公曰此亂階也亟諭大
祿迎母歸好如初覬覦遂息其年晉刑部右侍郎
徙左皆需代不得行隨晉右都御史總督兩粵故
事郡邑吏歲時獻遺稱觴上壽糜費不貲公一切

禁絕幕府經用自軍市租及常賦以奉戰士其他
權稅夷舶所入有司不敢問公悉歸諸官毫無染
指又以其羸代保昌浮糧八十石民藉以甦轅門
持戟之士以數百計強半空名徵其餉充橐公悉
按諸空名者罷勿餉其存者以隸裨將使訓習宿
弊盡除粵人稱督府潔廉公爲第一歲乙酉淫雨
沒廬舍城不浸者三版民號呼水中公親乘城集
小艇渡之發倉粟哺被災者又請留餘金七萬餘
以備蠲賑虔吉二郡故行粵鹽有議奪以予淮者
公疏爭乃已粵人至今賴之督粵三歲餘屢有平

亂功其最著者如平樂營兵叛公會吳中丞盡殲
之府江諸徭爲梗檄大帥呼良朋深入征之捕斬
千餘級懷集賊首嚴秀珠剽掠封川諸邑公徵兵
若爲西討者以元旦進剿斬八百餘級二捷並
聞賜金幣錄一子太學生倭奴流突海上發舟師
與戰斬七十餘級餘悉沉溺死捷聞賜金幣程
鄉妖徒劉青山煽亂公捕其魁七十餘人寘于法
餘悉就撫奸民陳鏡等集衆盜珠公矜其愚檄諭
散去獨鏡等拒敵捕斬四百餘級二捷並聞賜
金幣惠州賊巢岑洞者最險遠王文成平泖頭二

十四寨獨岑洞羈縻撫之至是賊酋江月照益恣
橫肆掠公分佈諸將先伏要害襲月照擒之斬二
百餘級捷聞賜金幣瓊州黎出掠遣將渡海剿
之以訓導林立知兵使叅軍事斬八十餘級降九
千餘人羅旁餘孽復出以兵屬副使鄭人達捕斬
一百餘級二捷並聞賜金幣方公未督粵時山
海諸寇出沒縱橫蹂躪州邑官軍雖往往小捷然
得不償失自公在事邊發邊撲無使滋蔓每命將
出師授以方略輒懸合機宜往無不克其所撫納
降附十倍斬馘尤洞於應變方珠盜起有蜚語廣

州主客兵欲叛應賊者上下皇遽公不爲動第移
鎮會城合諸營兵操練犒賞如平時密捕海上謀
一人磔以徇內外帖服往粵有軍興輒苦餉公從
容籌畫寬若有餘經費之外積金至十九萬餘諸
節縮供應之數不與焉海忠介公嘗過治所顧瞻
堂宇嘆曰今日方成衙門意蓋獨推公也丁亥秩
滿報績沐恩如令甲其年晉南京工部尚書
粵人爲祠以祀所削平經畫處皆磨崖鑿石紀其
功明年履任卽疏請蘆課之久逋貧不能輸者及
場地之漂沒者咸豁除之不數月改南京兵部尚

書叅贊機務南兵驕又晚不任戰公畢力振刷稍
稍改觀會太湖劉汝國倡亂公念南國根本地宜
周防乃疏陳六事練兵葺械選鋒修城重權嚴警
皆保障至計下部議從其四天策衛卒以儲饜腐
浥囂詬主者公計若促治卒罪且益囂或遂階亂
不治則非法乃召倉曹諸役及囂卒渠魁六七人
立庭下數諸役曰士卒寄命于食典守之不嚴爾
無所逃罪叱杖之卒以公爲已庇也匍匐謝公更
數卒曰彼役誠有罪爾曹柰何不白之官而遽譴
在軍令譁者死三尺具在爾自圖之咸股慄祈哀

公曰今姑貸若薄示懲乃痛杖之徙戍他所并黜其長事遂定中璫有怙權恣睢者爲言官所劾上怒杖言官公率南九卿抗言宜治璫罪宥言者語甚切至不報遂引疾乞休疏三上乃允仍令痊日守臣以聞公旣去而司農上會計狀獨公節省最多蒙旨褒錄後詔舉邊才南太宰餘姚孫公及諸臺諫共推轂公癸巳起南京工部尚書朝紳方望公再出而公一意堅臥懇辭者四乃仍以舊秩致仕家居優游十載無疾而終旬日前邑人見東方星墜大如輪兆在公矣距生正德辛巳年七

月初八日得年七十有八公弘厚之德出於天性溫粹之氣溢於面目終身未嘗言人過失發人陰私雖卑官下吏妄有觸忤亦笑而受之其或註誤必曲爲掩覆惟恐有傷至於視躬履道則矩矱截然不爽尺寸辭受交際尤爲介特每仕宦往來必經會府公輒從間道不欲一錯趾公庭或竿牘相訊亦絕不及私親朋有不得已祈請輒贈以金不輕發片刺也通籍三十年粹然完節未嘗有纖瑕寸類挂人牙齒當江陵敗公卿在位者十九波及獨公先事引去不入國門明哲見幾人莫窺其際

晚年益難進易退持大臣風節其以司空再起相知者更來勸駕長安貴人貽書相屬謂公一出則揆端可俟公俱不答虛尚書席兩載而後得請盖于功名之際真澹如也在林下謝絕賓客蕭然一室左右圖史卽邑令不得見面惟懿親數人及門下士最厚者過訪相接對爲歡而已居官無一錢而席先世遺貲稍有餘卽以佐交遊戚屬之貧窶者買學田百餘畝給弟子員建浮圖于邑東以完風氣助常平濬河渠修橋梁皆竭力爲之邑諸生某失令意坐以殺人抵罪衆稱其枉賴公乃得白

有舉明經者耄矣學使者欲奪其餼公憐而拯之皆不使其人得知介而和嚴而恕屏絕干謁而常爲德于冥冥沒之日縉紳嗟惜鄉里奔走赴哭如私親也生平寡嗜好獨詩歌書法至老猶習大得唐晉人三昧所著有督撫奏議留都疏稿濟美堂集藏于家配王氏御史德溢公女早逝贈夫人繼陳氏封夫人子三皆以蔭叙爲太學生長承照側室戴出娶叅政游璉孫女次承熙陳夫人出娶副使陳復升女次承烈側室杜出娶太僕少卿林燧女孫男六維基維堂承照出維臺維陞維陞維圭

承熙出孫女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寶溪山之陽
與二配合

葉生曰史稱黃叔度澄不清淆不濁韓魏公言及
橫逆事則詞益平氣益和余心想其人以今觀公
豈異哉近世名公卿賢者多矣然議者猶不能無
得失獨于公翕如也豈徒以功業之盛出處之正
要必有不言之成蹊聞風而向往者耶公爲行常
畏人知卽家庭不使聞故多軼不傳所可得而具
論者如此

都督僉事益齋呼公行狀

都督呼公旣沒其子鶴來乞余爲之狀以請銘十
名公大人余憶往爲孝廉時公開府閩中一見定
交公徙帥粵先大夫爲守復與公歡先大夫沒公
經紀其喪與余約爲婚姻而余子不幸殤公亦捐
館舍乃復以吾弟女許公之孤明不敢忘公也公
在時余旬日輒過東城從公遊累日夜不能去自
公沒而余望公之廬且淫淫出涕也安能狀公盖
遲回久之度不可已乃勉次其事公諱良朋字如
蘭別號益齋其先和州人始祖海以開國功授保

定衛千戶宣德二年徙鎮東遂爲鎮東人海無嗣
以侄勝繼勝生志志生榮榮生文靜公爲都督僉
事榮文靜贈如其官文靜號潛庵嘗署衛鎮撫全
活窮囚有陰德配閭太夫人生公公生有祥光鄰
舍異之稍長玉貌豐姿望之肅然七歲而孤家壁
立太夫人日抱而泣婺躬之不憂其無柰此藐然
者爲溝中瘠也族祖賓禴之三山請恤于官渡峽
江風大作舟幾覆賓籲天獲濟比得請復爲債家
持去窘益甚公每飯輒留其半太夫人強之盡則
指其腹曰此已果然矣太夫人心知其故益自傷

比出就外傳讀七書百將傳取大意而已常亟歸
任薪水弱冠受職闕下歸過夫椒惡少妄以爲
賊間奪其牒公上書邑令張公冕乃解閩閩復以
失期督過公公抗辯卒無以罪抵家與太夫人慟
哭諸曹偶出入騎從甚都公徒步行市中市人固
相與目公夫夫步也而騎者後矣已婚張夫人悉
剖簪珥償贈公時所負不少靳時倭方中閩中丞
皖城阮公檄公巡海上斬巨酋通二囉等十餘名
于東梅山威名遂振以功領中軍嗣後中丞天津
劉公新安游公汪公成都塗公皆雅重公當游公

時賊據莆中閩南道梗聲息不相聞公獨以小艇渡海傳命往返甚駛而汪公與都督定遠戚公察諸閩將獨謂公可大用先後委督兵轉餉迄于倭平論功進指揮同知世其官復與巨寇曾一本鏖戰海上賊鋒銳軍幾不支公親發大砲沉其船轉戰大捷功第一塗公爲聞諸朝進守備汀漳至則繕城料兵覈田充餉武備一飭劇寇黃裳杜高山困平遠公督所部解其圍汀人祠而祀之進遊擊將軍兼坐營屬閩南闕叅將以公往攝公嚴簡舟師設伏出奇大破鄰寇何廷輝閩廣之禍稍息

已真補其官巨寇林鳳據澎湖出沒濱海患苦諸郡邑無已時奉命會剿公先登窅入其阻以功賜白金文綺頃之進副總粵東兵而閩臺使者謂公不宜去閩具疏請會公已晉署都督僉事總兵鎮粵西未行乃如使者請徙鎮閩公起孤窮自奮于功名戮力行間二十餘年遂佩大將印建節鄉里春秋防海居鎮東軍容甚肅衛官避暑爲行營諸故與公同儕及據公上者皆以軍禮見匍匐頓首不敢仰視公晨夕朝太夫人于堂市井聚觀此呼氏孤每食不能飽爲錢虜所困辱者也今乃能

如此相嘆息以爲榮公亦自惟國恩深厚圖所以報稱日夕以防海爲事倭一入犯輒督舟師戰斬首五十餘級鎮東有戍兵與市人雜處競而譁公創議建營城東聚族而居之遂以肅然詳具余所爲記中閩藩臬大夫意公部人或有所降禮公持繩墨斤斤如也以故蜚語浸淫南臺諫交章劾公公亦自乞罷樞臣知公章竟格已復徙鎮粵西佩征蠻將軍印公單騎就道抵粵廉知諸繇戍多潛逃取空名冒廩而已公一切勾覈戎伍稍充徭徭惕息不敢動昭州叛卒據三崗峰門爲亂公討

之或謂賊勢張輕進恐失利公曰此緩寇也如魚肉吾民何必速誅遂檄叅將白玉間道趨荔浦公自督大兵繼進盡獲諸叛者斬以徇昭民大悅事聞賜白金復奉命征府江部分諸將以二萬人爲四隊絕險並進斬虜徭賊數千進擊諸支洞盡平之緩戢良徭至千餘家當是時微公兩粵道路幾絕公念江岍紆阻林箐蒙密易以藪姦卽今日撲之異日將復聚憂未已也乃區畫善後八事其大者置戍建堡分田給餉賊無所憑怙以其間令戍卒刊蒙翳治橋梁郵置亭館絡繹不絕兩江

之間往來如砥昭州劉司理爲作府江行錢諸石
捷聞 賜白金文綺初公徙粵以太夫人春秋高
難涉瘴鄉留張夫人侍於家至是思慕不置又以
積勞成病力懇臺使者聞諸朝詔許公歸公歡然
就道 宗藩士民擁別道左多泣下抵家纔浹月
大張筵集客爲太夫人壽督僕力耕治圃蒔蔬暇
則與余登麟岩騁望徘徊觀滄海溟濛慨然歎曰
吾結髮從戎乘風破浪于此蓋三十年往矣乃今
得朝夕膝下優游泉石間誰之賜也余念自東南
多事與公鴈行起者若而人十九挂吏議顛踣困
躓無能以功名終卽如戚將軍之勲猶憤悶以死
乃公獨終始無瑕年方踰艾乞身自娛超然羈紲
之外人間世吉祥善事可謂兼之心以此艷公未
幾公忽寢疾余過視公猶強起劇談屬余以後事
再踰日遂終公終之前歲一夕忽語余吾夢帝符
召偕漳南吳司馬渡海征蠻見桃花爛甚司馬已
先逝矣及桃吾其往乎果卒於萬曆庚寅三月初
一日距生嘉靖丙申六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訃
聞予祭葬如 令甲公雖以武興然慕好儒生容
貌詞氣恂恂如也絕不類諸將家故所至縉紳大

夫爭推重公與交歡事太夫人極孝謹幕府餘貲不自私一錢盡以輸太夫人所出納惟命葬贈公時羣虎至塚上公稽首而去其孝感如此妾媵雖數人然與張夫人相莊無間恤寡妹撫其孤甥授產三季父族祖賓故襁公請恤者侍養終其身微時少年齟齬公比公貴其人自悔謝且虞公修報公曰駮豎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傷汝曹令韓淮陰咲人第休矣母恐其後少年中文法益爲解救不使知嗟夫跡公生平亦可謂篤衷淳行有長者之風矣夫寧獨勁悍慄疾摧堅挽強以富貴明

得意者爲足槩公平公二子長卽鶴來嗣指揮僉事以都指揮爲鎮守坐營側室林氏出娶孝廉李柱女次鶴鳴側室蔣氏出聘余弟亮女女長適叅政施公祥孫太學生一孟張夫人出次許聘孝廉陳陽和子次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史葉生曰吾聞介冑登壇建大將軍號何寥寥也近所觀記則公與溫陵俞公兩公起海上同其帥閩帥粵又同而公尤篤慕俞公爲建祠于粵俾父老歲時伏臘拜祠下趣固有所合歟乃俞公身經百戰勝敗時有公危而不敗所居官疆場恬如也世遂以公

爲有天幸要公困極能奮艱險備嘗兩更大鎮未
嘗黜體文吏卒自保其身名此非偶而已也昔江
陵相國雅知公歲時問遺皆却不受進使者好語
而主福將吾無東南憂足矣何縉禮爲嗚呼公之
爲余稱說江陵蓋如此也

司徒林公行狀

余小子辱與碧麓憲副連獲拜司徒公堂下覩公
貌溫而禮恭報謁諸公不間寒暑罄折周旋翩翩
若仙而所談皆天下大計不及私心竊艷公今歲
憲副起家浙臬念公老欲上書謝不往公屢促治
裝且屬余小子曰幸語楚也亟行矣 國恩之謂
何母以老夫爲念老夫專視聽健飲啖如昨孺子
何慮焉廼憲副竟逡巡不忍發未幾公捐館舍憲
副得視含哭盡哀都人士莫不津津憲副孝而嘆
公之老不忘君真大臣也公沒而兩臺使者爲聞

于朝予祭予塋如令甲將塋憲副欲謁當代鉅
公銘其墓猥以狀公命余小子小子推不文烏能
狀公萬一第竊論其世云爾公諱某字某號肖峰
福州侯官人也父爲貴陽守旗峰先生母爲封安
人陳氏大父則封戶郎公汝和自封公而上以孝
廉顯者四以選舉顯者二其居侯官則自蜀奉節
令文蔚棄官歸隱始是爲公始遷之祖累傳有官
宋戶部侍郎士衡者父子羣從並第進士里人至
今艷其盛蓋與公稱兩司徒云公生有奇表年十
二從旗峰先生宦都下賦三忠祠長律鄭吏部善

夫覽而奇之妻以女曰孺子非常人戊子領鄉書
爲貴溪江公所賞識壬辰會試以三禮魁多士釋
褐知潁上縣潁上故苦苛政聞長吏至輒亡匿公
善撫循不浹月而逖逋盡歸調浙秀水當三吳孔
道煩簿書而苦供億吏奔命不暇給公調停有方
事事精辨能以節惠自將吏民畏而懷之故事官
舍所需一切倚辨里胥日役一人謂之掛牌公至
立裁之賓至出俸金治具廉聲大噪有道人寄蕭
寺中一夕被殺無主名前令蔽罪主僧僧不勝拷
掠誣服矣公訊獨疑之竟跡得殺者主名迺布工

王刷經也抵布工罪破械出僧一郡驚爲神明又
雅好進諸生爲闡繹經義甲乙其課無不人人心
厭從他郡執經至者纍纍嘗與名僧倡酬篇什往
往傳吳越間而邑事益治吳越間言風流文章無
出林令君右者甲午入簾充分校官所校得人爲
盛明年韓公應龍擢大魁後汪公鏗官至學士宗
伯本公所取士也丁酉晉戶部湖廣司主事秀人
夾道遮挽公舟不得發父老有泣下者公在計部
尚書重公才常屬公起草不以錢穀相關會吏曹
闕太宰心儀用公公遜謝不欲當而鄉人顧有欲

躡公上者公遂托疾篤婉轉請告歸人稱其恬退
已亥改禮部祠祭司主事用夏文愍薦辦事 誥
勅房一時訓詞爾雅久之不樂供奉爲青詞力求
出爲精膳司員外郎奉 命使兩廣便道省覲卽
家拜湖廣常德府知府公久歷華省不當出爲守
卽守不當之常德其守常德猶以前不樂供奉失
大臣意擠之人謂公不無怏怏公顧怡然就道常
德直楚西鄙接諸峒蠻當滇貴之交民彫敝而榮
府官校又挾王勢齟齬人號稱難治公下車一以
剗梟獍殖柔良爲本首核兵餉節郵傳縛官校不

法者置諸理 王悔謝公諸巨璫屏息搖手戒毋
犯常德守乙巳歲大祲流民磨至公命吏治糜飼
之躬自按視畀以醫藥所活甚衆密籍大室閉糴
者名召至郡庭溫言撫之俾面受直歸出粟民廼
不饑在郡務約已裕人官舍圯竟遷去不更葺而
創修石堰則不憚勞費爲百世規遷廣西按察副
使去而民共尸祝公也副使備兵府江府江故猺
獞出沒地公至慎哨守明賞罰控馭諸土司皆爭
爲公盡力猺獞望風斂迹丁內艱服除補治兵贛
州其方略一如府江時陞山東右叅政分守登萊

力格御史所上鑿膠河議條言力詘舉羸非國長
計且河工必不可成 朝議是公御史閩人也心
不無望公公竟不顧三齊按堵公之力也陞廣東
按察使威名籍甚嘗法勢家奴謝諸生平清遠四
會寇皆以勞再受 賞無何陞廣西右布政當軍
興身攝十餘篆裁決如流轉左提調鄉試是歲賢
書列藩推廣右第一以多出公手巳未拜南京太
僕寺卿在滁陽與故太宰胡莊敏公定交嘗條具
馬政利弊十餘事會遷去不果上庚申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河不害漕入爲南京戶部

右侍郎候代彭城適景府將之國公預勅沿河
長吏治餼牽母煩代者南戶部新值振武營變人
心洶洶公以鎮定佐尚書衆志遂定以原官改北
督倉場是秋有事帝社稷命公行禮時袁州爲
首輔袁州曩爲大宗伯時故知公公入朝謁袁州
無殊禮袁州胄子銜公甚謂公輕我將整公會
朝議遣風力大臣一人往薊鎮實邊左右戶侍皆
不欲往預屬吏部以推公遂有旨兼憲職以行公
督倉庾有專勅不宜出出公實胄子意公對諸公
語侵胄子胄子益怒不可解嗾言官劾公賴吏部

持議不肯下世廟知公猶竟調公南京公不復
自明諸公卿頗有知其故者爭爲公扼腕不平言
官亦交章微爲公理左右侍并太宰皆坐是去公
自念束髮登朝備位亞卿終不能俯仰當塗取貴
且家大人老矣如烏烏何遂力請告得旨俟調
于家而太師徐文貞公者前督學兩浙公爲屬吏
文貞察公治行最著以御史微嫌公力解其意且
薦公爲良吏首公在告文貞欲留公不能得意甚
恨袁州敗文貞爲政語吏部起廢先公然竟不果
用家居撫按交薦公無虛歲而文貞已得謝世無

復能推轂公者公亦業已倦游不復通中朝書築
且閑堂願老軒以見志時從旗峰先生北嶼中歌
舞爲驩先生滿百歲公皓首子舍希鞬鞞率憲
副爲壽先生前邦人艷之先生歿公旦夕孺慕不
以老而殺哀撫二庶弟與語惟恐傷之其孝友蓋
天性也性又恭儉仁恕寡言笑不喜飲酒居常正
衣冠危坐無惰容分授諸子業課蒼頭治蔬果供
賦役米鹽瑣屑井然有條迨易簣而神不亂少好
稱詩爲古文詞與西蜀任少海溫陵王道思吳興
蔡子木長洲皇甫子安最相善以詩文相切劘詩

得王孟陶韋之趣文倣歐陽文忠公皆爲稅林所
膾炙徒以入仕後雅稱經世之學遂不究其業莫
年有所論撰多削藁其存者十僅二三然斯已足
傳矣嗚呼公之精神才力毋論其大卽出其緒餘
爲厭薄不經意之業猶能絕塵而超世蓋如此也
生于正德丙寅年六月十日卒于萬曆癸巳年五
月二十六日春秋八十有八配鄭氏卽吏部女累
封淑人男四長卽憲副君名如楚娶祭酒龔公用
卿女次如粵娶某女次如虔娶某女次如安娶某
女繼某女孫男六昌世昌禧昌兆俱庠生而昌兆

不佞婿墓在侯官縣五芝山之南原
 葉生曰公起家邑令荷 肅皇帝特達之知致位
 卿佐不為不遇躋上壽條然仙去不為不久父貴
 陽守而子憲副天倫樂事不謂不備得全全昌公
 斯極矣迺世論者猶以公通材朗識遭逢 聖明
 而不至大用為恨嗟夫詎知公之不大用者則以
 有憲副在也且公不盡用其緒餘于天下而收其
 精以治身天下不獲當公之身竟其用而欲大用
 于其子則公惓惓勉憲副以無忘 國恩也亦庶
 幾乎不用之用哉公意遠矣余是以論而次之以

俟採擇焉 林郎仲湖李公行狀

仲湖李公者豐城人先世居湖茫有贊胡長者遂
 從胡家厚郭胡有古溪翁與公父某公相友善家
 既無子乃于公甚憐愛之其後古溪翁自有子人
 武間公公故豪爽伉直不能為人下且不欲以身
 嗣他姓遂辭歸或謂公且重失其貴公不顧也其
 志行曠落動以古人自期世俗交瑣經營錄其
 視之度如坐是常者貧賴其配雷孺人助以女工
 務務給囊歸空也所洪具交游親友未嘗之能亦

卷之三
封文林郎仲湖李公行狀
仲湖李公者豐城人先世居湖茫有贅胡氏者遂
從胡家厚郭胡有古溪翁與公父某公相友善家
饒無子乃子公甚憐愛之其後古溪翁自有子人
或間公公故豪爽伉直不能爲人下且不欲以身
嗣他姓遂辭歸或謂公且重失其貲公不顧也其
志行擴落動以古人自期世俗委瑣經營銖兩輩
視之篋如坐是常苦貧賴其配雷孺人助以女工
稍稍給囊雖空也所供具交游親友未嘗乏絕有
貧困則賑恤之緩急必躬赴人以此親公顧獨不
矣

封文林郎仲湖李公行狀

仲湖李公者豐城人先世居湖茫有贅胡氏者遂
從胡家厚郭胡有古溪翁與公父某公相友善家
饒無子乃子公甚憐愛之其後古溪翁自有子人
或間公公故豪爽伉直不能爲人下且不欲以身
嗣他姓遂辭歸或謂公且重失其貲公不顧也其
志行擴落動以古人自期世俗委瑣經營銖兩輩
視之篋如坐是常苦貧賴其配雷孺人助以女工
稍稍給囊雖空也所供具交游親友未嘗乏絕有
貧困則賑恤之緩急必躬赴人以此親公顧獨不

假借豪貴人與惡少子弟爲所憎嫉里豪每詬公
曰李生狂士公亦不恤胡氏宗人以公先世贅居
公父又文弱意其孱且難自立及公挺然卓樹顧
反嚴事公無敢狎視者公時挾冊教授新安宣州
二郡間郡人高公行業相與尊奉之異於他師其
後公有子今符卿公且長乃以其學課其子又廣
覓名士磨勵講業不以貧故輟罷符卿公知公指
益自力艱難困阻精進不休遂成進士令錫山以
循良高第徵入爲吏部郎再起守今官時公沒
且十年矣方符卿之爲令公嘗至署中勗以砥礪

謂居官三事旦夕不可忘符卿受之爲令數年未
嘗有一錢之入公顧而笑曰是尚不如家食時乎
是乃不負令矣令以滿考封公如其官公爲封君
有子郎吏部貴顯矣公益頊頊自操持於產業不
長尺寸時若不給則稱貸佐之終不一錯趾公庭
比符卿自吏部謁告歸公乃謝家政與鄉社諸長
老娛遊杯酒間兩弱子三孫並侍膝下公與孺人
俱壽康可謂人倫樂事乃公以丁酉年六月初八
日終距生嘉靖丙戌九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二
公生之前夕父夢黃龍繞屋以告古溪翁故古溪

子之幼時父携以適外祖周翁翁亦夜夢有金紫人抵家旦而衣冠酒掃以待乃公父子也其貴徵如此子三長即符卿名復陽娶涂氏封孺人次復霖次應麟孫男三東昂國子生東昺邑廩生東昂郡庠生以某年月日塋于廣豐鄉白塔山符卿乞余為之狀以請銘余與符卿同籍二十餘年今同官留都而後相知之深也彼其清真恬淡脫然于聲利蓋可謂有道君子矣微公孰為成之公之塞而能通貧而能奮貴而能約強立獨行亦庶幾哉不淫不移不屈之丈夫也公晚歲受業李見羅先生每歎聞道不早嗟夫今之稱聞道而愧公者蓋亦多矣余是以狀公而有感焉

蒲鄭公卒于家國守臣以聞于祭葬已陳諫議壘疏稱公風節踔絕足廉頑立懦宜詔所司議謚以風有位議者逡巡尚有待也不佞與諫議皆公鄉里晚進知公深矣公不謚而誰謚者公沒踰十年隨道之后尚闕于詹簿君始請于余余以夙昔誦慕之私得藉手而為公役甚幸要以公令德未易更僕則姑著其大者公諱世威字中孚

識者異之弱冠舉嘉靖乙酉鄉試第六人已丑成
進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公
曰才脫章句遂躡司耳目耶毋論躁且虞曠也竟
不往初授民部郎丁外艱乙未復除比部丁酉出
僉廣西臬尋改廣東戊戌丁內艱辛丑復除江西
臬適貴溪夏相國方召入兩臺藩臬詣第修謁
率循掖門進公呼闈者叱之相國尊然柰何令邦
大夫踳踳而旁趨還吾刺去耳闈者錯愕闈中門
公乃入汪巡撫玄錫偕夏有事上清宮以祝釐爲
名藩臬皆從往公視祝辭相君祈胤耳怫然語其
僚吾儕爲相君來耶時在事者皆匍匐公矻立竟
拂衣出比疏聞強公署名公不應夏固已恚公
頃之公轉叅浙藩適夏再入取道武林公所部也
諸大夫郊迎公獨否夏去一舍許以有所請事復
留行意固覲諸大夫來已而果然所不能致者獨
公愈憾公不置戊申公復以臬副蒞江西是時嚴
分宜代夏柄國勢張甚族黨競豪所司不敢問公
輒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傳巡撫某撼于
嚴將改論公持之堅不能奪熊憲副楫者嚴姻也
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會歲祲公估平直鬻田

賑饑熊持嚴手書來冀減直公不爲動竟以成案
報凡公所爲撓分宜多此類分宜啣公甚于貴溪
矣當嘉靖季相權重能予奪生殺人士狐媚纖趨
者十人而九公先後宦兩相臣鄉獨矯矯持丰裁
卽吾鄉馬恭敏公素稱不阿然其在豫章與公共
事習公忤權貴狀輒心折以爲難辛亥遷蜀叅政
公念分宜父子終螫已遂投劾歸歸且十年而分
宜敗中外交章薦公丙寅起南通政隆慶改元丁
卯擢僉內臺晉爲副尋遷南少宰戊辰入爲少司
寇會 詔採珠及珍石疏乞納忠諫崇節儉不報

遂稱疾乞骸骨歸公歸自蜀藩尊貴矣環堵蕭然
薪粲且不繼食指故少悉屏去僅留二三蒼頭習
耕者躬爲督作時荷鋤灌畦陶陶如也及起田間
晉貳卿稱九列大臣比還里中不異叅政時日問
桑麻至與保傭雜作里不知有侍郎客有謁公者
遇公田間授公刺云爲我通主人翁公諾而入頃
之衣冠肅客卽向遇諸田間者也主客相視而笑
公歲時不一至郡邑長吏居數歲遷去多以不得
見公爲恨而公亦非故爲苦節約名其天性固爾
方總州卽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甌盖生平

卷十三
具是矣郎比部時讞陝以西獄平反百餘人爰書
爲天下最周歷藩方所至皆有惠政于浙條畫鹽
法減無名課數千緡于江右議清贖緩備庾賑且
謂肺石而徵之筐篚而糜之是奸國法也取盈于
公膺而尾閭于權門是奪民救也纒纒千言讀之
恫切至有缺以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
大僚臨下吏與處農氓一本之至誠絕去緣飾兩
相國日甘心公然無所得瑕夏欲及公於計典以
徐文貞故格御史鄢懋卿希夏指坐島夷闌入妄
劾公會夏敗乃免神之聽矣好是正直蓋謂公歟

然使公當分宜世不去亦竟不免公誠而幾者也
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繹之
錄其粹者獨證于心曰心嚴明爲師心直諒爲友
展也宋儒實獲我心卽他有異說操戈而入吾靈
府惺惺標之門外矣蓋公之敢任力行禔躬粹然
一稟于正無芥蒂于是非利害概如此也所著有
岱陽彙稿長樂乘年譜經書答問十卷行于世生
于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八十有二先世從汝南固
始來至了翁始卜居長樂幾傳至子悅績學工詩
子悅生孔祥孔祥生嶽嶽生德容以孝讓著蚤世

德容生汝慶公父也德容汝慶皆贈如公官大母
林氏母鄒並贈淑人配李封淑人子應曉卽詹簿
君孫男國基邑庠生曾孫男尚幼墓在麒麟山之
原公沒之明年閩當都試諸生數千人請祀公郡
之學宮邑父老復以爲言遂兩祀之焉史葉生曰
余聞之薦紳云方公居內臺廷議從祀王文成文
貞主其議公故受知文貞者也諤諤而排文成議
遂中格今文成祀矣公亦以其年沒道不同不相
爲謀豈非數歟要以公所自得近則河東遠則考
亭宜與文成左矣夫文成自文成耳欲胥世而爲

文成故僞者逃焉公內絜心而外絜行安所逃乎
文成揭日月而行莫之敢非公排羣議逆知己以
獨伸其是此非苟已也尊躬修者稱河東茲爲公
左袒矣下學上達吾夫子有成盟在與其獨創母
寧祖述百世而往孰能廢公說也直道而行公真
三代之遺哉余盖以此識公之大也銘曰

維鄭初分遵彼汝濱其來沄沄旣泓而渟公乃肇
興滄之愈澄莪莪秉憲如羶斯戀公則匪羨炎炎
宰樞如轂斯趨公則矻如彼人之忒實惟公忌耽
耽其視疇不謂公毋直爾躬以與禍逢公曰有命

勿渝吾正神將汝聽岱陽之隈有田每每吾其歸
來帝驅孽妖返公于朝以式百僚公來何晚秉
節蹇蹇進思補袞式玉式金毋卽奢淫惟帝用
箴亦有聞人學則斷斷爲世所珍公不彼與於時
踽踽遂解其組公歸何促亦云止足其人如玉居
亦有茨食亦有薇釣亦有磯溘然翱翔乘彼鸞凰
歸于帝傍神焉九州蛻焉茲丘奕奕千秋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可齋游公神道碑

可齋游公沒且三十年隧道之碑未樹公伯子醴
陵令與先大夫同薦于鄉仲子上林丞與余同官
都門兩世交游皆甚歡上林君則間謁余請修闕
事余無以辭公諱居敬字行簡別號可齋其先出
宋儒游定夫自建溪徙居南平數傳至廷賜廷賜
生祐祐生綸以選貢令睢陵封中憲大夫娶吳氏
封恭人生公公年十四入庠卽爲郡守陳公所器
二十三舉於鄉爲嘉靖辛卯明年成進士選讀中
秘書文譽日起已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按南畿一

意激揚不避權貴池守某歛令某並墨而殘與執政有連人不敢問公皆劾去之時新學方興所至聚徒講誦士羶附其門公雅不謂然曰洙泗正傳自伊洛諸子耳入室而操戈吾不忍聞具疏極言之其人卒罷去公亦坐是出爲浙江按察僉事分部杭嚴二郡杭俗喜遊西湖天竺之間簪履相錯遊僧復藉受戒爲名羣聚煽惑公一切禁絕之時他部有鑛役中璫恣睢爲奸利莫誰何部使者檄公往攝公約束嚴璫不得肆民賴以甦辛丑轉廣東按察副使督臣方有事南交聞公來甚喜引共籌策逆酋莫登庸款關輸罪公有力焉丁未轉湖廣左叅政贍宗祿建義倉賑饑民立催征法以處積逋事事有條再踰歲擢浙江按察使楚人思公不置公旣蒞浙益端軌秉度憲秩大修獄輕重受讞皆得其情民無冤者屬當大計單車詣闕下諸凡權貴無所問遺畢事歸而浙左右轄之命下矣隨聞吳恭人訃奔歸服除守舊官時倭難倥偬軍儲鉅萬取給燃眉胥賴公以辦有議裁客兵者客兵噪且爲亂公庭諭之立解居浙三年所節縮經費無算比以睢陵公憂去悉歸其羨金于

臺使者不私一錢服除補山東其治如浙江頃之擢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有平阿堂功阿堂者東川夷酋祿慶之部目也祿慶死子位幼堂謀得其處因與霑益州夷酋安九鼎治兵相攻連歲不解禍延內郡公具疏請征之詔下會川貴守臣議以聞議未上公念兵事宜速築舍無成遂督兵徑進堂窘急自刎死餘黨悉降邊徼復定而御史王大任入沐朝弼讒劾公擅興師騷擾內地逮下獄始朝弼鎮滇多不法爲寡嫂陳氏訟于朝下守臣問狀朝弼不悛公至則大陳珍玩爲賂遺斬寬其罪

公峻拒之奪其所侵騰越州田歸之民朝弼已憾公矣又故事調發夷兵非鎮守符不應公疏請巡撫得兼軍務專調發分鎮守權朝弼愈益恨屢從大任媒孽公而大任者分宜相國私人也當相國柄事時無徙官不謝者公爲巡撫獨不謝大任揣相國嫌公又爲鎮守修怨乃決計劾公矣公旣逮至朝議稱枉然竟坐擅調發罪謫戍粵以穆皇帝登極肆赦恩宥歸田里於是尚書吳公嶽林公同及諸臺諫交章頌公在雲南有功負冤宜亟召用已已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北部尚書闕

公輒署篆所平亭疑獄甚多時新鄭相國再起欲甘心華亭以非時考察諸給事御史多所斥逐公間語所善同官曰相國何太福必欲報素嘗睚眦者且相國何虞乎華亭假使相國能畢慮殫忠功施宗社此乃爲善屈華亭矣新鄭聞其語大不悅又聞公將有疏陳中貴擅權并時宰作威狀嗾其門生以年老論公會公疏請羅李二大儒從祀相國從中調旨責其疏語太繁奪俸三月公遂乞骸骨歸時已三年滿矣不得考而去去之四閱月卒蓋隆慶五年九月十日也訃聞賜祭葬如

故事公生平恬淡簡素蔬食布衣所臥蓆十年不易漆枕櫛匣皆青衿時物每徙官行李蕭然戊粵日有太學生坐罪進千金幕僚覬齋帑鎗進五百金托公爲居間公怒逐之乃公饑死瘴鄉不失作清白吏能爲若玷乎其雅操潔履若此故雖官爲卿貳家纔具中人產尤精藻鑑在粵在浙在齊三典試事所得士如汪渙等皆名流常語人曰文章不宗六經剝竊子書及良知等說以希進取將安用乎蓋公學一以其鄉四大儒爲宗斤斤繩墨見新奇可喜之論感如也躬行實踐蓋真有宋儒之

風焉配李氏子四人於北卽醴陵令於廣卽上林
丞於臬於畿俱庠生方公建繫時上林君年十六
從公至京濱死者屢矣其居官清慎與醴陵皆無
愧家聲云史氏曰余讀國史見公以東川事蒙譴
心竊痛之夫萌芽不伐將尋斧柯阿堂悖逆不獨
萌芽令公不滅此而後朝食滇禍可勝道哉而當
時乃以調發爲公罪斯亦不明于大夫出疆之義
矣要公直道而行兩忤執政不究其用歲寒後彫
於公見之於乎公亦稱乎爲定夫後矣其爲御史
而力黜新學有以也銘曰

維游之先爲宋大儒遡源伊洛遵軌而趨司寇代
興繩其祖武中秘抽書履方蹈矩乃典柱下矻矻
惠文伏蒲引諍矢志理輪審直自將爲世所忌一
麾外臺諸藩歷試維彼滇南孽夷肆驕畀公節鉞
往戢其囂公秉壯猷用施九伐便宜興師迅如電
發何物么麼敢逆鴈行望風殞命國紀斯張亦有
鎮臣怙寵肆椽公落其距載輿謠咏謗書來上天
聽遂高幾殆瘴鄉無改故操維 帝念功乃聖讒
口司寇貳卿式咨黃耆眴眴相國釋憾是謀公也
一言如盾干矛知足見幾飄然歸去三徑依然入

門咲語大星忽隕龍劍遽騰有赫 帝綸賁于泉
扃吁嗟世路孰能不靡兩覆雲翻惟公卓爾百年
旦暮孰能久存灰寒颺盡惟公名尊鬱鬱松楸
我幽宅千秋萬年過者必式

南京工部尚書簡庵陳公神道碑銘

正嘉以前東越之姚江有三君子焉曰謝文正王
文成孫忠烈其所秉樹赫然在人耳目而其時又
有大司空簡庵陳公名德著于國史而世人或有
知有不盡知不能如三君子之烜灼要其壽考福
澤顯融令終又有三君子所不敢望者此非偶而
已也方公沒而 人主悼喪老成遣使治墓及祭
寵在窀穸矣今且一甲子隧道之石尚虛玄孫祠
部君治本請余修闕事余幸與祠部同署又論述
其職也安能靳按狀公諱雍字希冉自號曰簡庵

其先出陳高帝隋并江南分置上虞之小穴後再
徒爲餘姚眉山人家世在隱顯間及公鼎貴得贈
其祖好古公父頤庵公官皆工部侍郎祖母鄒母
胡皆淑人而門乃大矣好古公名誠信嘗從事蠡
吾客死不能歸骨頤庵公日夜涕泣傷哉貧也公
生端敏有度舞象時已好稱詩工結法弱冠治三
禮卽以三禮傾都人士爭闢館延致之矣成化癸
卯公年三十餘始舉其鄉第十人逾年成進士觀
工部政戊申授工部營繕司主事主治通州倉兼
督磚料糾察得法逋匿一清又移磚廠于水次以
便輸納省車緡無算滿考改刑部主事貞外郎斷
獄平允部尚書白公昂侍郎戴公珊咸賢重公他
曹有疑獄輒問陳郎云何郎所麗法廷尉不能反
也滿再考乞假歸省隨晉湖廣按察僉事分治湖
北決滯獄劾貪帥所部蕭然改治荆南屬壽王
之國公迎謁途左爲詩箴王王稱善宜都令以
餽王爲名漁千金公糾治之還其金于民左右欲
倚王爲奸利皆憚公不敢發公私賴之大盜黎氏
兄弟出沒蘆坡中吏不能詰公悉捕獲之他盜聞
風皆自歸曰公在不敢逃也以外艱去除服補江

西淮藩諸閹相訐蔓及宮闈浮梁諸生六人宿逆
旅殲焉莫知殺者主名二獄久不決臺使者以屬
公公分置諸犯次第呼鞫之皆得其情歲甲子監
其省試事得士爲多以內艱去除服補山西晉其
省叅議副使逆瑾繩諸藩臬之不附已者將及公
攜拾無所得乃以他事罰公米者三渾源有孫布
政逢吉者瑾密戚也子兵部司務璉怙勢張甚媚
瑾者踵集其門公獨不爲禮璉治具招公公不往
大恨恨思有以中會瑾敗公奉詔籍其家錙銖不
貸人心快之擢廣東按察使部民以爭田殺人詞

連元宰梁文康子次攄次攄素暴橫爲鄉里所患
苦然殺人時次攄實不在側徒以宰相子被重劾
莫敢爲雪至遣給事曹郎往迅猶不決公當次攄
謀殺人知而不行律減等謫戍奏上報可晉河南
右布政使無何移貴州爲左以平香爐山叛苗功
賜金幣隨擢右副都御史撫鄖陽時荆襄告災疏
乞香錢數千緡賑貸復條上八事察奸恤民飭兵
儲餉繕城弭盜興學清訟皆畢力舉行民賴以甦
漢中守賈銓不法劾去之武當戍卒鄧壘等豪暴
且爲亂悉繩以法在鄖三載境內肅然適 兩宮

工興有採木之役上察公賢能使董其事以工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川貴湖廣三
省公跋履險阻深山窮谷靡所不到事辦而民不
擾以勞 賜金幣驛召還治部事 世皇登極公
奉命祭告太和山還攝易州厰無何遷南京工部
尚書公之南頗以攝厰時抑絕弊竇為謗書所中
廷議深惜之然公去志決矣 天子為慰留不得
則詔有司給夫廩示眷仍賜楮幣為道里費時年
七十有六公既歸而官府不復有公半跡寸蹠惟
輕籃小刁夷猶于春潮夕照間佐以觴咏卜夜不

倦夜闌客去猶或尋一帙理之而後就枕雞三號
仍危坐起矣其神湛氣完如此歸四年為嘉靖己
丑以恩例進階榮祿大夫又十二年為庚子守臣
以公九十聞詔臺使者即家存問加賜夫廩使者
以德壽樹公棹楔是時公伯子孝廉文匡仲文斐
皆前卒而其歸田後所生二子曰文忠文恩業已
髫年夾侍公而拜詔于門鄉里觀者嘖嘖曰公其
天人哉殆未央也再逾歲壬寅以微疾考終正寢
公壯年登朝廻翔郎署藩臬且三十載可謂淹矣
竟登八坐受人主知顧恩遇終始至林下不衰

亦奇觀也性既善詩凡車轍所至觸事述懷皆斐然可觀至于君親忠孝之際言之益津津有味入仕後卽再至蠡吾躬負其祖骨歸與鄒淑人合葬士大夫詠歌其事有雙王集採木事竣所司進美金數萬公嘆曰茲役也民困極矣吾輩可染指乎命籍而歸諸帑 兩宮成論功公方佐司空以讓前侍郎劉公丙 詔兩錄之當乞歸日言者或求多公公終不與辯亦毫不介意惟 人主心知之國史論公生平曰以人言乞休 上憐其枉蓋實錄也沒後學使者緣諸生請祀公學宮公娶楊氏

贈淑人合葬蓮花峰右孫曾數十人祠部君以進士令鹽城有惠政晉今官史氏曰余讀公所爲簡庵箴而後知公之所以酬世與其所以自完也夫人一心耳而當萬營其孰能不波公之恬愉勿矜去汰去羨真得抱一御萬之旨卽不登三事不享百年固已超然于人間夷險成虧好醜稱譏之外矣又况其得天之單厚者乎今學者與主東越圓神不測自詭于崇效要以至靜而德方公爲實允蹈之者矣公家雲來振振尚無敢以易名厯 人主恩而公竟當以簡庵自名余爲之銘銘曰

有媯育姜其繇八世莫之與京公家眉山亦越九
葉始躋正卿竝竝明經如巖抵璞剖乃連城冬官
之屬埏埴攸司刃始發礪改服三尺衷情與法廷
中稱平于甸于宣于彼二湘彭蠡是營爰及晉粵
中州鬼方莫不頌聲寺人煽虐公剪其類城社俶
清大疑大獄衆曰須公公則神明維彼鄭襄三藩
錯壤將吏來迎公以節往恤其災患除其蝥螟
帝宮需材汝作司空伐木丁丁旣召乃遷幡然止
足稽首乞身 帝曰汝留二水三山佚汝頽齡公
歸益決稽峰翔鵠鑑湖潛鱗有斐君子寬兮綽兮
會弁如星龍蛇何年化鶴騎箕奪我典刑惟配帝
震悼秩宗遣祭葬取水衡行天歸土爲真爲幻其
孰能名蓮花峰阡儷彼禹穴玄圭乞靈石笋干虹
我銘勒之萬祀無傾

更人也余後生晚進無所識知先生引與交甚
適得論其家世乃知先生之學其源流遠矣先生
父曰贈南京通政使澤潯公諱某字某以布衣承
部授太守正公某爲著逸民傳者也公生而

某始踰正朔迄明經如巖抵璞剖乃連城久
之屬地植攸司刃始發礪收服三尺衷情與
中稱平于甸于宣于彼二湘彭蠡是管委及
中州是方莫不頌聲寺人煥虐公剪其類城社
清大疑大獄眾曰須公公則神明維彼創製二
非繼憐之萬脈無貽節在恤其災患除其
燎滄谷藪外剗剗燔禹穴支圭之靈以錢干
靈軒赫宗豐祭華瓊水衡行天驕土為真燕
會我吹星韻拙回平外齋禱箕奪非與所
帝

贈通議大夫南京通政使澤塘楊公偕配宋
叔人神道碑

今少宰止庵楊先生以清標姱節儀刑一世世人
知先生之風足廉頑立懦而不知先生之主張正
學剪穢闢蕪閑邪說以正人心其功在世道斯文
乃更大也余後生晚進無所識知先生引與交甚
暱得論其家世乃知先生之學其源流遠矣先生
父曰贈南京通政使澤塘公諱某字某以布衣祀
于鄉故太守江公某為著逸民傳者也公生而莊
嶷周規折矩甫長通經術頹悟能解人願固習博

士家言而薄之曰學貴窮理盡性耳以佔俾階世資非吾志也會正德初元辟民間俊秀充弟子員郡邑以公名應公辭謝吾方力田以養安能屈首諸生間舍我穡事以憂吾尊人且祖母老矣非干進時也公自是遂終隱而同時所辟桂侍御輩三人皆取科第至顯官獨公朝夕爲膝前娛各自得也其事親備盡志養親沒柴瘠踰禮哀慕終其身與二弟合食門內雍雍如也弟負責不能償且被訟公傾橐償之無吝色道行捨遺金馳百里還之兩臺使者察公行誼以詔書檄郡賜冠服歲給

縑帛重爲之禮太守江公故推轂公禮成意公往謝公終不謝也江素有簡亢聲於士大夫間甚踴踴顧必欲致公爲重公曰往見非義吾敢隳布衣節哉江乃紹介郡中名流具威儀躡屐造公一望顏色退而嘆曰楊公可見不可得詘也郡邑歲時舉公蜡賓公皆力謝蓋公門之內無公足跡矣其後郡有開鑛之議郡人洶洶莫敢爭者公心憂之會守江疾延公診視公強爲一往因進說曰公無病也病乃在郡夫郡鑛必不可開也其地介萬山而交三省叢林深莽足以藏奸土之所產皮毛畜

實足以資盜今聚無賴以掘鑛鑛灰揚而田稼傷
土民必徙他日者鑛窮而無賴者不可卒散也有
挾亡命奸徒起而流剽如往年鄧葉之事耳是郡
之大憂也公柰何不虞郡病而虞身病乎守矍然
曰微公言吾幾誤計立請當道寢前議橫峰窞民
相與閔議設邑治公又語守是壤狹而役繁必多
割也不多割不足以成邑後必悔之守不聽其後
以邑小果不支守大恨恨吾不用楊公策也公生
平無擇言無擇行非其力所獲不飲食見人善亟
稱之一聞訾毀則掩耳尤不喜殺生春萌蟻穴亦

不踐不折於世間富貴貧賤升沈得喪處之泰然
嘗作定說以自喻指濂溪太極圖曰此心圖也其
黑者陰也血也白者陽也氣也黑白錯者血包氣
氣含血也平則得中偏勝則爲害其獨解懸悟如
此又有河圖易說字說數十篇多自爲發明不襲
陳語旁及星相堪輿卜筮諸書咸有論著蓋可謂
博學篤行君子矣配宋氏封淑人與公合德謹事
舅姑和妯娌勤作苦稍有餘輒推與貧人止庵先
生爲孝廉里中有欲以私干者淑人戒毋使先生
聞先生以曹郎權稅武林方受安人封治冠服將

市珠淑人復戒止之曰人將以此爲武林物也居
官舍三月歸篋中僅布絮耳買之以分諸戚屬里
人以淑人比于士行之母云淑人與澤塘公皆累
三贈而至三品在令甲得碑于墓道先生謂余曰
子之文吾所好也吾先人爲有道子爲中郎可乎
余旣次公與淑人事而爲之論曰顏頤有言玉生
于山剖則寶貴矣而大璞不完士生于鄙野推選
則尊遂矣而形神不全夫有道之士其迺爵祿也
非以爲高也懼雕其璞而傷其形神也澤塘公之
力辭徵辟而不見郡守其意蓋爲此哉乃公一言

而罷鑛議策建邑所宜洞若觀火隱士能之乎夫
儒隱與節隱致不同也節隱者避世而欲潔其身
也儒隱者憂世而欲不輕用其身也其趣操同而
學問則懸絕矣蓋公嘗有言學者不務養性情不
躬行實踐徒空談道學不可以爲真儒此其識詣
何如而江守乃僅以逸民傳公猶爲未知公矣於
乎余之謂止庵先生之學源流遠者固如此也銘
曰

自世喪道疇能不趨矯矯楊公爲世大儒壘不釋
耒肆亦懸壺雖乏肥甘菽水是娛解帝之殺味道

之腴偃室永謝陳榻長虛子子于旄在公之廬謂
公報謝公矢弗渝維彼貨臣鑿山是圖公起而爭
郡以晏如亦有玄言赤水探珠豈曰逸民文乃在
茲淑媛儷徽委春把鋤陸通操勵鹿門耦俱並開
名世以贊帝謨自天申命賁于幽居豐碑截業史
氏所書

贈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益庵徐公神道碑

銘

蘭溪之徐爲浙東著姓其先自衢之柯山祖玄德
當國初爲麗水尉治兵其郡遂家蘭溪五傳至講
號菊逸居士以居積雄里中行誼尤著居士四子
次孝廉袍是生益庵公諱用光字成孚其官工部
郎中其贈與孝廉公俱福建右布政使孝廉公以
積學屢因公車沒而以未竟之業期之公也公少
稟學家庭已穎異督學關西孔公奇其文首拔之
奕奕諸生間矣歲己酉領鄉薦明年捷南宮以襄

事歸更三歲 廷對授工部主事治水都城南焦
思殫晝日夜露棲河上爲月河一爲橋二爲壩四
爲隄岸一千八百丈其最難者洩蘆溝之水使毋
漲漫害畿東諸邑至今利之晉其部員外郎督磚
臨清兼治河會河淤梁家鄉且百里害漕議者謂
宜上 聞大徵發乃辦公咲曰事在燃眉而千里
望救非計也且吾力足任無事煩縣官矣乃捐公
帑之羨召募疏濬不浹月告成事漕舟畢達州守
李某貪人也負與援張甚以事逮竈戶張欽索重
賂不得箠殺之公上狀請論治卒戍遣之津要欲
爲李地以公詞強無以奪也清源民大德公故事
竈賈給發金錢率割其贏入之官公一切謝絕諸
賈知公廉終代去不忍獻一錢惟相與籲天頌祝
公入爲屯田郎中追送數百里與州民皆泣下有
具牛酒獻者公謝遣之勤苦汝曹使者三年飲清
源水今行矣乃受人牛酒耶其人愈泣公亦泣抵
京不旬日失其偶唐夫人又數月失公始公幼孤
與母胡夫人奉祖母嚴胡夫人篝燈辟纊不能給
公又下帷苦讀母子間孱困殊甚賴唐夫人椎布
操作事嚴與胡夫人皆恭甚胡夫人沒嚴年八十

餘每顧唐夫人而祝爾年似我爾子孫之婦似爾
唐夫人從公于清源公蒞屯田夫人以病留潞河
竟不起公聞而痛可知也嗟夫誰知公之繼夫人
而逝哉公生平不問家至不識衡量爲諸生時卽
與其弟魯源先生講學羅山之庵超然有所自得
舉南宮後家居三年足跡不到公府強立獨行亦
其性然也公沒若干年而清源人祠祀之名宦浙
學使者亦檄蘭溪以鄉賢祀公生嘉靖丙戌六月
卒嘉靖庚申十一月得年僅三十五子學聚學聖
學聚以福建布政使晉中丞開府其地屬同年友

人葉生爲公碑銘葉生曰世之言學者多矣要之
於裊躬砥操居官守法不盡然也益庵公起自孤
貧脩身履道不失尺寸至于軋貪守却例金兩肩
河役規永利而省鉅費皆斷在不疑蘭陵令所謂
大儒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爲物傾側者公其人
哉中丞公之堅凝粹白憂國奉公卓然儒者作用
所從來矣銘曰 寶婺之躔澱水淪漣仙尉所遷
爰及六葉孝廉曄曄公也武接河水湯湯版築是
防啓處不皇畿內旣理漕河用底惟公所履彼墨
之夫兢兢負嶠毒及無辜公氣逾勁爲民請命皇

恤柄政賈人稽首願進牛酒以爲公壽公絕勿通
小人私衷母汗乃公賈人絮泣公壁而立一錢不
入吾儕蚩蚩誰食誰衣惟公之貽昊天不惠奪公
伉儷公亦溘逝爰留其羸以及中丞蔚爲國楨四
岳功高帝念厥勞恩綸薦褒松楸鬱鬱被以
華黻令聞無訖孰銘諸幽史言不浮千秋萬秋

雙溪陳先生墓表

吾閩中稱德門則吳航之陳陳氏之以文章行業
顯當世而躋崇牖者肩相比也而雙溪先生獨沉
抑下僚窮困齟齬終其身而不悔也蓋蕭然無慕
于世世亦高之直節曠行光人倫而垂不朽矣或
言先生之賢得令子司馬故其名益章余謂司馬
汪汪爲百谷王望之者如汎溟渤不可涯也若夫
澄泓萬里百折而必東利澤及物而不私其潤則
江河之所以爲中國紀也其先生謂哉夫古人祭
川先河而後海先生爲之先而司馬爲之後不相

掩也余小子不佞嘗識司馬於長安中矣先生之賢則郡國有口碑鄉閭有月旦小子何敢私焉遂緣司馬命表先生于阡先生諱大濩字則殷雙溪其別號也生而穎異絕倫髫年補弟子員遂應公車成進士弱冠受上虞令能以法抑上虞之巨室械詐者撫其單弱而訓其子弟諸貴有力人無便先生者日孽之上官而其父老誦先生賢不置然竟不能勝貴有力及上官之口調楚之永興以憂歸起補光山會光山苦飢他邑且有役役光山亢詞爭之天降災于下邑而柰何又重之虐無已則

徵直于民猶愈葶民于道也臺使者無以難寢其役交章薦先生遂徵入而時宰修逢迎之邈奸人復中先生以上虞事故諸同徵者率補御史給事而先生僅僅通判高州以去通判間曹先生治行多以攝令顯遷知道州道州則濂溪周先生鄉也先生謁其祠盟心自許行事矯矯如故操撫臣入州佐讒論調先生隰州先生怡然曰我固知佐之有厚托也而不能以吾民供佐魚肉在隰州未幾復爲醴使者所論劾使者曠先生以弗修謁故而先生下車已捐州四門權征廉聲大起矣銓部爲

格使者章旋遷思恩同知同知視守州秩等耳地
又夷人爲先生快快先生曰此非王文成公所鎮
撫地耶而奚爲夷視之遂單車往大闡文成之學
夷風丕變又爲民闢水關築菴廬戢廬蘇王受餘
黨當道者才先生使假守橫州橫州與思恩之民
固不能斯與去先生而先生飄然陳牒歸矣歸之
日幙被蕭然教授里中兒自給歲稍侵至壞酒鎗
輸賦或謂先生宦久矣胡自苦爲夫夫也以廉遺
身而以貧遺後先生愈自喜居家杜門屏迹先後
邑令數造請不能得也至年好若朱中丞統素慕
說先生願效斯與懽竟辭謝嘆息去嗚呼先生之
潔廉自好不滋垢蝨蠖于俗固天性然哉而其循
良愛利所至見思晉楚吳粵之民及今念先生猶
有泣下者獨以骯髒取忤仕宦六政而官不過下
大夫位不過五品淡薄沒身而大發于司馬先生
之所以自遺與其所以遺後者何其融顯而灼烈
也彼不悅先生者能厄先生于身而不能厄先生
令名與司馬之振豎也是可以爲獨行者勸而褊
心伎僂者戒矣而余間過吳航吳航之人又爲余
言先生遺事母高夫人夢鶴棲膝而誕先生頂朱

宛然故其爲人清遠閒放若不受樊籠者邑居日
島夷爲虐邑幾不守先生悉出所有餉士憑堞鼓
之城賴以完夫吾吳航民所以保廬舍有妻子而
不大困倭者則誰伐也古稱鄉先生沒而可祭于
社先生其人哉先生其人哉先生父迺貧有行誼
嘗冒死上書脫其宗遠戍以子大用貴贈監察御
史孫瑞爲兵部尚書稱兩司馬云葉生曰甚哉先
生之爲廉吏也三徙其官而無簞簞聲彼齷齪人
者何所不用而莫能汗先生其爲廉吏如此夫陳
氏之澤至司馬流遠矣贈公爲之崑崙爲之岷山
非先生以百折之勢必導其趨則何以有司馬司
馬能顯先生先生當其身而有廉吏名又有大功
德于鄉顧不重歟則安在其以司馬顯也

子天清能亡於翁先生諱曾字頌孔別號南
庭余同里父亦在公孝友有高節與先大父
相善公惟爾善書詩文經先生爲諸
年稱精法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授中書

出夷爲虐邑幾不守先生悉出所有餉士憑城
城賴以完夫吾吳賦民所以保爾命有妻子而
大國後者則誰伐也古稱鄉先生沒而可祭于
先生其人哉先生其人哉先生父道貧有行誼
身死上書脫其宗遠伐以子大用貴贈監察御
孫培爲兵部尚書稱兩司馬去葉生曰甚哉先
燕于職雖不重煥明志其以同愚齋也
愚齋先生其長而休艱吏谷又其大也
非夫空以百世之變必舉其缺明所以休同愚齋

大中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政南岐薛先生
墓表

南岐薛先生者先大夫之執友也先生沒余尚未
髫迨今二十餘年每過先生墓下輒徘徊歛歔有
感于先世之誼顧瞻隧道闕然未碣逝者有靈以
待小子矣庸能已於辭先生諱曾字師孔別號南
岐世與余同里父泳涯公孝友有高節與先大父
月聰公雅相善結社談詩躬授經先生先生爲諸
生聲稱籍甚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授中書令
人封泳涯如其官母黃太孺人頃之封君卒京邸

卷十三
孺人卒家先生且扶且奔毀瘠幾殆除服補故官
當選給事御史會閩人闕銓曹華亭徐相國語太
宰是無如薛舍人者其以舍人爲兵部主事居二
月徙吏部吏部諸郎故尊貴然自負外郎而下無
所關預畫諾而已先生諤諤其間意有所不可輒
衆辨之所擁掖善類甚多人無知者諸郎固相與
目攝先生而胡某者爲郎長憾尤深乃出先生備
兵威茂威茂蜀西南徼古冉驪國也岑阻窄陋所
部皆獠獠編氓十不能一先生下車適草坡蠻焚
掠諸村先生曰是賊怙亂久矣不誅之不靖卽率

兵擄其巢捕斬三百級餘匍匐自歸輸賦還所侵
地誓不復反已黑虎寨曾頭寨水磨溝諸蠻相繼
爲亂黑虎最強先生度未易力下乃用謀者得其
謀因急攻之盡殲其黨未幾守將捕斬曾頭渠魁
夷酋誘水磨寇來降指授方略皆出自先生始二
州人爲蠻所掠非重賂不得贖商賈相戒不敢道
其地邊隅大困自是捷後蠻夷讐服不敢動民乃
安業道路始通茂州江嚙城數築數崩三歲工不
就先生以五旬竣役又鑿石洲殺江流茂城自是
無患爲祠祀神禹于江干曰茂禹鄉也而闕不祀

顧淫黷之是崇舛哉學宮圯壞亟下所司修葺時
進諸生論說經義靡然向風矣居茂五歲轉叅粵
西藩將吏士民送數百里皆泣下爲像祠祀之先
是 莊皇御極覃恩贈封公爲中憲大夫太孺
人爲恭人先生欲歸而布 命途次得疾抵家再
浹旬終病革無他言第曰天乎吾之不獲登先人
丘隴也歸何哉歸何哉卒之日爲隆慶辛未六月
十二日距生正德戊寅六月初五日年僅五十有
四娶葉氏封恭人男雲路雲緘雲峰雲合雲綬雲
峰絕諸生雲綬太學生諸孫若干人起震爲邑諸

先生沒時先大夫與執手訣歸而爲小子言
嗚哉吾友勞苦生平而竟已乎蓋先生蚤歲故貧
與先大夫相煦沫兩人更推許以名節勸勵終先
生世先大夫尚布衣食貧然終不以故人通顯有
所求望而先生居官砥節亦無改故操在銓曹謝
絕苞苴交游問遺一無所受前備兵使者日費且
十金一切裁罷之曰毋困吾邊氓布衣蔬食處之
淡如客或請間公守官善矣獨不爲諸公子地乎
先生曰客柰何以兒曹温飽欲墨乃公哉後禁勿
復言家人間語及產業輒持杖擊走之自蜀歸行

李數篋沒後檢視皆圖書諸子分異無半畝薄田
日稱貸爲生猶恐不給世或以先生歷宦多脂膏
寧貧乃爾久乃信其然而先大夫爲州郡十年不
肖兄弟尚不能具蒸嘗嗟乎若先生之與先大夫
者寧可於今人見哉先生坦直真誠出於天性望
之洞然藹然口不能道辭而遇事迅發無所忌避
在蜀所興除皆爲百世規蜀人至今思之其奉尊
人諱歸請當道築堡衛鄉族至今利賴云葉生云
自先大父以來與薛氏交三世矣知先生宜莫如
余先生之勤苦潔廉守職奉公型範來許真所謂
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也近博士弟子以爲請當
矣而屢上屢格何哉或言公子貧無所藉游揚之
口故格爾嗟夫世有官三品歷銓曹而後嗣無立
雖此其人何如乃猶靳學宮之尺地使公論弗伸
廉吏安可爲哉要之祀不祀無足爲先生重輕余
姑表此俟維風者採焉

夜行湯藥不少離姑操家則助爲擊書姑責女紅
則織維刺繡供諸郎叔及諸小姑每漏下則改下

日稱貧為生猶恐不給世或以先生歷宦多脂膏
學貧乃爾久乃信其然而先大夫為州郡十年不
故表此并辨風音糾焉
與誠出於天性

兼吏安石為若嬰之師不師無以為求主重鍊余
繼此其人何啻以辭禱學宮之只此對公論非申
口姑咎爾製夫世有官三品選錄曹而對編無立
矣而鳳土鳳嶺何若短言公于貧無沮蘇執對之
灑去主對何祭於塚昔也世對士策于以漁龍當

于母虞太安人墓表

表墓非古也婦而表愈非古矣乃于母虞太安人
可表也曰是雖婦也而士人其行其明智慈良造
次仁義又有士人所不能及者矣始安人之歸都
事公也舅姑王舅姑皆無恙而王姑繼也性奇嚴
姑亦嚴罕所當意安人事之而亡不當意也乃至
率諸姒亦亡不當意姑寢則昧爽起居姑病則晝
夜侍湯藥不少離姑操家則助為擘畫姑責女紅
則織紉刺繡供諸郎叔及諸小姑每漏下四鼓不
休於是姑吳安人驩然語笑解莊而和異疇昔矣

姑沒事舅愈恭飲食必手調而進之每炊必擇精
米舅甘之爲加匕著忽一日病思食麩餅麩故難
餅安人以意創爲舅又甘之曰婦能適我賢婦也
而其勸都事公學又甚力都事公試不利爲大父
所嗔安人從旁軟語胡不自力而見嗔爲都事公
乃遠出力學安人病左右欲馳報安人亟止之母
以我故溷郎君讀一切家事皆安人治辦都事公
不聞也竟以此成名都事公好客安人治醇鮮供
客客至如歸都事公得危病病瀆死者屢安人侍
病憂勞萬狀都事公愈而語人曰吾妻賢微吾妻

吾無今日也當都事公晚歲與安人異榻安人則
飾二媵進之待媵又甚恩前媵師氏病乳且死穢
不可近安人登榻撫摩執手相向泣媵之子若婦
咸泣悲不能仰視媵死猶伏枕嘆恨無以報嫡吾
嫡賢世未有也安人於于爲丘嫂舅棄世兩郎叔
尚孩收而撫之自疾病痘疹以至就外傳就婚辛
勤備至諸媵與安人居歡忘爾汝後來者或自遜
避不欲講鈞禮而安人引與鴈行不敢少有所加
比析產則從臾都事公務厚諸郎叔諸郎叔素德
安人其長者曰嫂吾兄也少者則曰嫂吾母也吾

嫂之賢亦世未有也安人有四子五女操女甚嚴小不中程卽譴訶或解之則曰若曹受父母責不愈受舅姑責乎旣嫁猶時遣女師視爲婦何狀舅姑歡乎婿相重乎不則女奴十輩往責矣乃于諸子稍寬人以問安人安人曰有父在爾安人雖寬乎顧未嘗廢訓仲子刑部君方五歲卽舉司馬温公與羣兒戲事詰之曰當兒墜甕時若以何策出策中予若果刑部君躊躇未卽應左右爲請安人笑曰以繫若心耳刑部君知讀書則教使取友聞所友得人則喜或時言人過失則怫然汝曹見之乎而談之覈若是所延師必躬治廩餼事事務適其心曰以兒曹委焉安敢忽刑部旣成名客有習于氏事者咸以書往賀不曰都事公庭訓而原本安人曰賢母教也安人沒而于族人哭之甚哀曰喪女宗矣諸婢僕哭之愈益哀曰喪吾良主母矣而刑部君則又言吾母有甚難二事方吾祖之逝也遺侍姬十數賴吾母卽安一姬病瘵死母躬爲含斂瘳蟲出於口縷縷如烟或勸之避吾母不避也曰吾而避誰弗避者家有女師病疫吾母朝夕就候延醫診視或謂疫氣傳染不宜近母太息牛

師之死棄之耶卒療愈之其後女師病於他家他家強遣之母聞之曰是不以病死當委頓死輿而療之復愈嗟夫今士大夫生平相與至歡也卒緩急不肯一語相助望望然去矣視刑部所言虞安人何如哉此余所謂士人不能及者也凡安人所爲無一不比於禮都事公沒趾遂不踰閩外家強迎歸終不許有陳魚龍之戲於庭者婿輩請一觀佯許之而終不出嘗見姻親中有夫婦同入兆則嘆息以爲佳事卒如其志沒之日爲萬曆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六刑部其仲子名玉立與余同舉

殷孺人墓表

余以丁酉歲校士南畿得瞿星卿衆譟而喜曰是文懿公之季子能世其家學者也更三年星卿成進士亡何而失其母殷孺人將附於文懿公之藏而匍伏謁余曰願先生之有一言於吾母也余徵其行曰有伯兄之狀在伯兄者世所稱洞觀先生今辰州太守也星卿之學成于辰州公而殷孺人實督之其教戒星卿輒舉文懿遺事曰汝父生平不欲刑方媚人汝兄能承先志孺子勉之無忝汝兄矣蓋其大指如此已足見孺人矣孺人事文懿

公僅八年事其嫡夫人加五年母星卿四十年其事文懿公也于南于北馳驅勞瘁米鹽擘畫皆當文懿公心嫡夫人之不從文懿也則曰有賢媵在吾可無行耳孺人雖從宦然終文懿世篋中未嘗私片楮有遺金必籍而歸之文懿沒而與嫡夫人相依如左右手所以事嫡夫人者甚于事文懿公樂則同歡悲則共戚病則分痛有勞事困事則身自經畫母令夫人聞也時念文懿公悲傷顛顛輒自匿母令夫人見傷其心也自夫人沒孺人哀思泣血濱死者屢矣比星卿能就傳駸駸有時名娶婦舉孫始一解孺人頤而孺人居恒孤燈總帷筑然一室藥爐紡車朝夕遞伴竟若無心于人世者每與星卿言輒依道義語母諱服母華跬步母離繩墨聞人有善則使識之有不善惟恐其聞也星卿三試不刊孺人不爲愠比舉南宮亦不爲喜勉之以立身其各母致失墜而已蓋孺人之奇行卓識所以處嫡庶母子之間而貞於存亡得失之遇者往往動於天性而似出於學問非尋常女流所能彷彿其一二也晚尤信西方言女工之隙卽莊誦內典晨夕膜拜鮮濃之味一切不入口子婦或

強進則曰吾從九死得一生卽以蔬食延殘喘於分足矣其能忍於刀俎之餘哉生平待婢僕尤慈恕終歲無叱詈聲有子則撫恤加等星卿或詬怒輒召之侍側度氣平乃遣曰如此庶無悔事矣隣兒有胠篋者跡得之家人將理之官孺人不可是迫于貧無柰何耳以箠掠困之吾所不忍其身所施舍賑恤壺飡藥餌以緩急人困者不可指數甚至輟七箸以充無吝色也殷居士亡歲時伏臘啼泣薦享者二十年衣食寡姊終其身沒之日神氣清明侍婢見寐而手舉竊言有祟孺人張目叱之毋妄言更袒衣者手傳體猶作怒色以臂格之其嚴正貞良動合乎禮義所謂死而後已者耶蓋辰州公狀孺人旣述星卿言而復傳以所親見孺人之行事余合而次之如此以表于其墓而爲之說曰世所最難言者莫過于嫡庶膠木無論已江沱小星第頌其嫡賢耳至于幸其悔而嗟其命之不猶猶若有懟心焉然聖人猶采而存之以爲人情之所難而如此亦足以風世也乃如殷孺人之與其嫡也不亦千載而曠見哉夫顛母之于周也侃母之于陶也是庶而賢者也以視孺人之教星卿

尚若少遜而孺人又以宗伯耦也以某夫人嫡也
 以辰州為嫡之子也人倫之美萃于一門是天之
 所以昌瞿氏矣辰州又言先宗伯嘗夢南斗一星
 墜地寒芒迫人拾而為碁其文良蓋未幾而吾弟
 生名之說而字之星卿也其奇異如此然則長庚
 之降夢蘭之兆不虛哉不虛哉

蒼霞草卷之十四目錄

林母薛氏奇節傳

大宗伯肖泉林先生傳

瓊田林先生傳

龍山鄭公傳

秦母寇夫人傳

筠溪沈先生傳

居烈婦傳

林季公傳

季亦卿傳

處士王公傳

雪林李公傳

林參軍傳

慈節董母傳

典客孫君傳

蕭山澗公傳

夏田林公傳

大宗師曾泉林公傳

林世勳公傳

蒼霞草卷之十四目錄

蒼霞草卷之十四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林母薛氏奇節傳

林母之節奇矣何以奇也曰所謂節者從一而靡他抱貞而不貳如栢舟之矢陌桑之彈截耳斷鼻之誓以完其軀而母渝其志耳千載後猶艷而稱之有如林母二十八而寡也寡而抱其孤以未亡人白首也斯之為節已無遜往懿矣乃其最難而奇者母十三而聘十六而夫有惡疾夫家又孤寒蕭然四壁矣當婚期諸中外媪嫗咸勸母母行奈

何以矐然之軀爲厲之姬夫也方自絕盍改卜乎母恚曰此身已屬林矣卽有不幸天也復何言竟歸林夫婦間唱隨雍雍甚有禮也夫疾發必躬爲浣濯濯畢卽注水臥內曰母令人見之生厭畏也再踰歲舉子初解胞卽寄哺母家曰吾欲奉夫安得復乳子子纔數歲夫殞母欲從之或曰從夫可也如此數歲兒何且夫人從夫于惡疾義也從夫丁地下而墮其一綫之祧非義也母乃解竟撫其子成立躬以壽終史氏曰母節之甚奇者三嫁惡疾一也事惡疾之夫而執婦禮愈恭無幾微之

芥蒂二也舍其子而專奉夫三也乃天之所以成母者其甚奇亦有三厲而生子一也子而無恙二也夫婦同枕席將十年而不傳染三也蓋世有曠絕之行必有曠絕之報夫娶醜娶瞽士君子以爲難誰敢望婦人以嫁厲乎又誰敢望婦人當未嫁之先知其夫之必死而委身從之且恬然安之乎卽所云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者亦業已事人無奈何耳非如林母之身尚處室而機尚可轉移也此蓋古今絕無僅有之事可以感天地而動鬼神故天之報母而昌其後亦出于尋常耳目心思之

所不及未易以恒情窺恒理論也余是以表而著之為世勸焉母薛氏名家女今方伯鳴宇先生其姪也夫名以聰子名大春東瀚人亦名家

大宗伯肖泉林先生傳

昔孫文恪有云不伎不求吾友當之而莆田康司空至扁其齋為學林深乎其有慕于吾鄉大宗伯肖泉林公之為人也公諱廷機字利仁別號肖泉閩之濂江人文安公第九子而康懿公季弟也母為朱夫人文安公子皆貴顯其舉公晚然獨心奇之十四持父喪下帷發憤十七補郡弟子二十舉于鄉三十成進士值肅皇帝臨軒選入為庶吉士二年授翰林院檢討預修大明會典充甲辰春秋同考官所薦拔皆知名士而臨海秦宗伯遂冠

大對更三載伯子爍亦爲檢討時相嚴方用事士
百端求附羶集其門公父子居僅隔蕭牆人或諷
公是隣舍可親也何以自遠公辭吾寧抱冰毋寧
炙手其人迂公不懌去久之遷國子司業諸生莫
不懷戢用建安李太宰薦擢南祭酒數月徙卿太
常祭酒遷不宜太常公爲太常三年淹矣人爲公
愠而公晏如也自太常貳工部又二年改禮部在
南且十年徒以故長安隣在事力厄公隣廢公乃
尚書南工部工部主內府歲供器皿及織造御服
費鉅萬計公率裁其濫中涓欲有所染指憚公廉
不敢犯故事歲遣部主事一人權稅蕪關久且滋
弊多蠶緣公疏請擇人并給關防以往檄郡邑廉
辦吏爲主進歲溢課二萬餘衆服公幹局謂不徒
文墨議論而公前貳冬卿時兼攝戶筭時振武軍
變戕殺侍郎諸卿無敢任戶部者公至給餉無後
時鎮靜寬和亂遂以弭部署郡國漕剔蠹殆盡異
時漕事列邑俱竣方得歸諸曹吏卒又爭持金遺
權貴人爲請近水諸庾以省轉輸其最近者至露
積水次不勝枚而遠且空庾數年主吏幾餒死人
人苦之公爲令漕者事畢立遣毋相及手自探籌

輸粟不以居間爲遠近勞費大均四方聞之不督
而赴以是公雅有經世譽至其爲司空政益習望
日益高三載改禮部仍南諸與公並時詞林及後
進多居鈞要公每以考績入京師相見輒踧踖媿
爲公先而公終不能改故操以干進會伯子爲祭
酒仲子烜亦舉進士爲戶部郎中公遂從道中疏
乞歸力請乃可公歸十五年閉門卻軌蕭然如貧
儒時從賓客飲酒賦詩所論撰皆深醇爾雅評具
許符卿所爲序中歸未幾祭酒亦踐公位丁母李
夫人憂侍公于家縉紳士庶望廬致敬以公父子
名德過于二疏不以兩宗伯故重歲庚辰伯子暴
疽卒公始忽忽不樂仲子解廣右觀察歸侍數月
公竟以悲愴逝天子賜祭葬如儀中外聞之莫
不悼惜始朱夫人誕公適文安公有叅贊之命故
以命名而公事朱夫人及母兄貢士司理俱極恭
謹初入官失貢士公方奉太夫人于京師卽請急
扶歸其居太夫人喪哭泣欲絕與司理同居二十
年門庭穆如撫恤孤姪甚至捐貲構濂江祖居以
收族人宗媼故舊有緩急及生待室而死待土者
竭力應之生平寬和廉靜事不近名至剗繫解結

閒適從容卽負才譖者不能及人無智愚賢不肖見公未嘗不心醉雖一時飾詐久亦大自媿屈謂林先生長者何可以不誠應相嚴雅欲釋憾于公然終不能得乃公一徙而南遂不復北世惜公之不究其用而公固安之恬然于久淹之日毫無動色夙夜奉職惟謹不以淹懟官不以躁徙節公殆真大臣哉公沒之日而江見巨魚巨星殞于郊光芒甚長至于燭天也

贊曰吾閩族姓多徙自中州濂江爲最著卽中州之許遜焉乃自撫守而下清白長厚咸世其家國紀民望從來久矣世每扼腕以文安抗逆瑾不得相而分宜江陵兩當公父子之世爲恨嗟夫公已矣令人過世忠祠輒低回不能去民秉長存安在必以相重乎人言觀察大似其父余從之遊甚習因想見公之爲人孫文恪康司空之言信矣信矣觀察貧不能具中人產疇乎不可得而緇其爲世忠如此

口再從長樂坑田今爲坑田人父中巷公

忠咬也 能得乃公一徙而南遂不復北世情公之
 躡察貪不損其中人 垂繩乎不阿爵而辭其為世
 因慙良公之為人終文斜舉后空之言計矣計矣
 必以昧重乎人言躡察大必其父余鈔之幾甚賢
 矣令人豈世忠師臆必回不損去因棄身亦安其
 昧而合宜云刻兩當公父于之世為財對夫公曰
 雖因望鈔來人矣世世世以文安其世世不損

瓊田林先生傳

瓊田先生者世所稱獨行君子也其孝友廉潔澹
 於聲利翛然高舉古之人歟古之人歟教之衰也
 俗相靡以薄而相馳以競日以愈波非先生其人
 安所風百世哉余故忻慕而為之傳先生名慶字
 世章尋以字行更字尚闇其先徐之下邳人也徙
 三山河口再徙長樂坑田今為坑田人父中菴公
 亦明經篤行娶陳舉伯子六十四而以繼鄭舉先
 生先生年十一相次失二尊人毀甚稍長伯兄欲
 分異中割其產先生固讓願均產兄子不中割也

世咸難先生弱冠補邑弟子員遂餼學宮久之始成進士諸進士駸駸嚮用而先生獨雅志澹泊上書乞郡博士得吉安吉安多名儒流風未泯其人士褒衣緩帶而談鄒魯然望見先生無不心折者吾師不言而躬行君子儒歟而先生亦嘉惠陶成立科條敦行檢闢白鷺書院課高足弟子爲諸生式其成就爲多徙守國子博士聲譽隆起再歲當遷先生復白銓部願守南曹銓部詫博士久寂甚今胡復南也且若固不當南先生力請乃得無何以水衡使者按真州往使者多墨其良者僅課辦奉職無害而先生獨多所振刷平價懲猾立短載諸法收浮尸瘞之置義塚買園供祀其有德於真民甚厚民碑而頌之代之日行李蕭然或言故事使者有羨緡可割充橐先生笑使者爲羨緡來耶竟不持一錢去爲水衡若干歲今 皇帝上 兩宮徽號贈先生父如其官母陳鄭皆爲宜人先是贈公已稱博士矣而格不逮母先生時不自憚曰吾何以見二慈於地下故雖秉志高尚而重去其官至是而後喜可知也曰吾願畢矣力欲謝官歸而諸尚書水部者畱之堅然不能得也則爲請予

告冀其復用而先生已飄然喜遂其初無復繫藉
念矣家居屏跡市囂築耕隱亭願真堂於墓所徘徊
兩塋瞻慕流涕泫然不自勝尤好爲德於鄉捐
重貲新圮橋白里中戍籍之訛者遠近誦誼或諷
先生復出先生否否吾山中松桂無恙君母相惱
布衣徒步卒遇之不知其爲貴人蕭然終其身矣
先生貌朴行和語絕緣飾於世味一無嗜好簡素
寡營大類陶徵君出處之際亦復近之宦轍九載
僅兩蒼頭挾圖書數卷抵官舍執爨滌器躬自分
功暇則讀書自娛羶視世紛故三受事而兩爲弟

子師一居畱曹皆世所稱抱冰厭薄欲去者而先
生顧自愉快得明已志任職不懈行業方章遽自
陳牒世莫察其指也彼翱翔千仞而寧與鷦鷯爭
榆枋之棲哉其出青門策款段從故蒼頭毋忘吾
舊所攜書耳家有薄田視先世所遺不長尺寸諸
子雖受書然皆課耕自給無所紛華余從其叔子
孝廉游最懽孝廉貧至假貸爲生余乃以此知先
生也初先生試政兵曹太師楊襄毅爲樞長亟稱
先生曰而古君子也之吉安贈之以詩而嚴諫議
用和於同籍中獨嚴事先生亦以先生爲古人其

見推名流如此所著有同紳錄自警章及岐黃內
經陰陽卜筮堪輿諸說皆有論撰藏於家葉生曰
叔世之仕何多詭也得詭之惠失詭之夷要以中
情粹白皜然不滓斯為難耳蓋在吾鄉清修高蹈
則有司寇鄭先生及先生而兩司寇踽踽寡合然
獨好從先生游道固同耶或疑先生之勇退為狷
而果夫先生負經世才自諸生已然其仕也而寧
夷毋惠意蓋深矣司寇遞興遞蹶世途其可知哉
進退何常道貴不窮蓋先生沒而司寇流涕為銘
其墓也

龍山鄭公傳

鄭公既奪斬守歸居恒念斬民不置曰嗟乎吾民
何罪而困於虐璫也卽守能以官殉斬而不能以
身殉斬其能自衽席而忘故所拊循者之湯火乎
蓋侘傺咨嗟如怨如訴未幾疽發于背殞矣公所
謂以身殉斬者也友人葉向高聞而悲之因爲之
傳傳曰鄭公者福清萬安里人也名夢禎字開甫
別號龍山祖惠爲邑諸生有名惠生君璜君璜生
二子伯諸生夢舉仲卽公幼從父徙三山穎秀能
文伯兄所友善少司寇謝公潮守盧公潮陽令吳

公輩皆時名士然試公文輒嗟賞吾小友也行將
逼人弱冠補諸生邑令大司馬歸善葉公督學冢
宰奉新蔡公皆首拔之隨以隆慶庚午舉於鄉上
春官屢不第益鋌戶讀書或下帷山寺矻矻窮年
罕與人接儕輩謁有司爲人居間公甚厭之爲孝
廉二十年未嘗輕錯趾公門醮司以故事饋引若
干公不受也與伯兄菽水奉兩尊人皆極歡里中
人稱鄭君真孝廉矣兩尊人沒公哀慕不置又久
困公車意不樂仕伯兄誚之曰弟嘗言逢世易自
樹難今何不爲其難者且以慰地下望也公不得

已謁除教諭寧晉待諸生甚有恩惠所得俸入皆
以予貧者爲婚葬資不給則畀以草書使售之在
寧晉五載薦章數十上擢南國子助教益以文行
著縉紳間大司成攜李馮公雅重公每有評訖必
相與印證方擬遷諸曹而蘄州 命下矣至州壹
意綏懷立條教問疾苦興學造士旦暮竭蹶不少
休 蘄藩護衛地入民家歲久一日 王忽語公
欲得前地公曰藩衛削矣責地何爲必復之且動
搖千家此非守臣所敢任也 王不懌以危語動
公公正色曰守臣爲地方計耳何知禍福徑趨出

王無以強也久之 王調知此惡少搆民家藉
藩府以逞耳乃悔而謝公益善遇之府中事悉屬
公處分諸宗奉法惟謹于是乃知 王賢王也能
不撓有司然非公執之堅所傷不細楚璫陳奉鷲
暴其爪牙虎而冠大肆威福公揖奉與抗禮奉議
征稅公曰斲濱江瘠壤商賈不集何稅之有奉索
庫金公曰斲無積儲浚民膏以爲中貴人歡守實
不能奉大怒慢罵去復檄斲包稅包礦公一切拒
之斲民胡大裕所居山不數畝廬其趾而葬其巔
奉欲鑿之公再爲牘白上官爭之強奉又使其黨

王金吾至斲開迎山鑛且求賂語侵公公不堪忿
抑獵纓起曰鼠輩豈以吾重去官耶吾有先人之
敝廬足棲而薄田足食也吾歸矣遂陳牒乞休斲
民畱公公不聽乃羣起毆王金吾金吾逃歸以愬
奉奉積前後忿劾公以重法公齋沐聽逮 天子
仁聖僅謫公爲貴州按察司經歷公去州民皆號
哭送數百里奉使人尾公將甘心焉以州民擁護
故得免始公與奉搆人知其必危或勗以明哲保
身及勉其行權爲民屈者公太息曰吾非不念此
也吾紕身以紓民不待勸爲之矣身紕矣而民不

得紆是空以身垢也彼因吾絀而愈張是反助彼翼也吾寧以身蒙其禍而使彼挫其兇稍爲民紆萬分一乎議者無以奪公歸未幾馮按察疏奉大逆十罪奉復構逮之波及何司理郎郡丞楚中大騷然天子自是悟召奉歸更置內臣楚稍息肩矣本之公等所力爭也公自楚歸不持一錢先世業不長尺寸潔廉惠愛出於天性楚人贈言有云懷金誰敢夜相遺衆以爲實錄疾革猶數問楚事若何鑛稅停否憂國憂民之心至死不衰蓋訃聞而斬民爲罷市巷哭數千里走奠辭極酸楚聞者

傷之方公爲孝廉與諸生陳益相往來益死奔馬下市人無識者公抱之而哭曰此吾友陳生也益目未瞑公曰子於我殯乃瞑公悲愴累月不解與伯兄終身友愛人稱難兄弟云生平酷愛草書學懷素大得神解詩追宗三百若漢魏六朝浮華相勝鮮風人之體何論其他其持論如此沒之年爲萬曆庚子距生嘉靖己酉得年五十二史氏曰聞之先朝權璫用事諸公卿脅息無敢與抗且多所詘禮惟祭酒李忠文公挺然不屈至囊三木太學門神氣自若此之謂大丈夫哉公故官太學豈

聞風而興者耶乃公以遠臣秩不過下大夫而強
項乃爾斯尤難矣璫之欲覆楚也公之欲張楚也
勢必不並立公去而璫譴璫譴而楚安公志得矣
楚安而公亡公亡而璫存天實爲之爲之何哉

秦母寇夫人傳

秦母秦將軍經國母也將軍有大功於海上爲時
名將然說者謂微母寇夫人安有將軍將軍以功
母夫人以節世兩奇之乃余不難功於將軍而難
節於夫人則以夫人之所以處節者難也夫人將
家女十七歸秦秦氏子疾喪明人爲夫人懟乃夫
人益嚴事其夫忘其盲居恒齊眉敬之家本世胄
以盲故廢不襲產日旁落蕭然四壁矣夫人操作
治生內外之務總萃其躬應之無所失未幾夫沒
時將軍幼二女襁褓中或謂夫人難處此矣卽夫

人賢不以身負秦然奈是藐然者何也夫人持將軍泣曰嗟孤哉嗟孤哉爾母不負秦孤不負母天其或者未廢秦乎益操蘖茹荼日夜督教將軍甚力將軍既成立抱祖券受職闕下歸拜夫人夫人喜曰嫠今者庶可以報秦氏矣已復悲也語將軍曰汝父廢不得比於人孺子非大功德難以振矣卽爾母艱難忍死僅以延如綫之緒持是報秦非其志也將軍跪受教其後島夷毒閩將軍領舩艤百戰海上夷遂大困迄於難平次第戰功則將軍與定遠戚將軍爲稱首將軍旣已赫然以功名表

見於世秦氏遂大諸習秦氏事詫相語曰孰謂廢而不可興危而不可扶爾觀秦氏孤嗟夫秦氏之以孤興也夫人之德遠矣夫人年七十八而終時將軍亦解兵政居膝下余雅慕將軍而心難夫人不忍令泯泯而已也因稍次其事以傳於世論曰世難婦節以爲節難耳要以伉儷歡綢天日盟重有所迫於誼亦有所戀於情去就之際未易輕也又或處境稍夷爲志易遂沒雖長謝存有可依以此難節是徒其躬難耳寇夫人事瞽夫丁蹇運提携遺孤形影相弔何戀何依而能守哉卒之亢秦

宗延世澤一女子而代夫以男傾否以泰此其難
不獨在節矣不然秦將軍之勳豈不爛然爲閩海
長城而余何以易將軍於夫人也乃將軍出奇報
國庶幾李將軍太史公多李將軍功閩而稱其事
親孝若將軍之孝又以成母節也孝益光矣

鈞溪沈先生傳

鈞溪先生者湖之歸安人也姓沈氏名應登字叔
良其先爲吳興著族自餘慶公徙竹墩五傳而爲
守愚公守愚公四子先生第三官歷三郡別駕有
五子伯子木右司馬叔子耒寶慶守司馬復四子
仲倣焯虞部郎叔倣炆閩學使者孫曾數十人爲
國子郡邑諸生者甚多沈氏大蕃本之自先生也
先生得年八十六親見其子若孫之顯貴而享其
奉者若干年杖履詩篇行遊自適翩翩若神仙世
之艷先生者以爲造物私人而謂其德足以享之

非適至儻來乘時命之會也始先生之誕母談夫人夢緋衣神人捧老人星授之曰以此昌沈氏先生能言卽善屬對試之如響遺以珍果則辭有兄在耳客大異孺子敏而文且有讓其孔北海乎七歲就外傳十歲通經籍十四補弟子員隨試高等當就外傳時里朱翁奇之許以女爲弟子員則邑令戚公學使汪徐二公皆大奇之戚爲脫其父踐更名日重矣而累舉不利以選貢卒業南雍爲高陵增城二文簡所器里中名士夫若御史大夫張公宗伯閔公方伯陳公輩咸相與講業心遜弗如

賢書出無先生名輒嘆曰劉蕡下第耶久之以親老謁選通判寧國甫下車卽著廉平聲嘗署廣德州雪丘氏兄弟冤法豪民施王二氏有父子同罹大辟者爲貰其一威惠並行州人戴之以外艱去除服補鳳陽時河工方興臺使者知先生廉幹檄使董役事辦而民不擾用積勞當擢而修郟者以蜚語中先生坐調主爵難之補青州青州亦雄郡也往佐郡者監泰山香稅不能無染指先生力謝不往封還臺檄者三歲稜佐其守發廩勸分民賴以濟屢署劇邑皆有惠政而以失督糧某公意復

坐調始某公有所遣武弁至郡橫甚先生逆折之
條其狀聞某公爲斥武弁而默念沈倅辱我思有
以報矣時先生方念母甚得信遂徑歸曰去官吾
志也諸公知其事者累書勸駕皆不應家居蕭然
課耕奉母環諸子膝前督勉之至心身之旨聖狂
之界敦復誨諭往往見於詩歌不但佔俾取青紫
而已族子故受先生恩而反操戈侵及先壠先生
將聞之官以司馬成孝廉遂輟司馬登第令姑孰
爲歌鸞鳳叔子繼成孝廉爲歌祖德司馬守建昌
爲一來官舍視其政曰恭信以寬明啓以斷矣吾

何憂司馬備兵廣右有事羅旁爲貽書戒毋貪功
妄殺叔子登第令句容就養句容爲舉姑孰令建
昌守故事曰勉之母愧而伯矣而是時司馬叅楚
藩往來督漕江上司馬之仲官南廷評父子俱集
龍潭與句容令奉觴更爲壽先生前先生樂之爲
言、國家恩德不可負司馬開府晉陽爲遺書勗
以位高心下蓋自司馬兄弟爲諸生以至大官未
嘗一日忘訓戒言言道義聞者皆爲感動司馬自
晉陽過里猶力促之官而遭回不發無何先生沒
矣先是十年先生已辟穀以導養爲事沒而端坐

蒼霞草 卷之十四 十一
瞑也生平慕諸葛武侯之爲人淡泊寧靜二語終
身誦之每官將遷輒見左人爲不堪而先生恬如
少年時以諸生謁唐一菴先生將北面受業語未
畢唐先生驚曰君吾師也敢辱弟子列乎遂引與
定交其學一本於躬修敦名檢戒浮妄忠信孝友
通於神明伯兄病疫周旋不少離母以上壽終孺
慕勿替其他恤族周貧皆竭其力所能爲無幾微
靳與人交洞洞坦坦披心見腹無賢不肖皆愛而
親之可謂篤行君子矣詩亦雅淡有致學朝川襄
陽如水流谿自靜雲入寺應迷風定不聞榕葉響
雨餘猶覺野泉香皆警句也沒後十餘年學使者
采公論祀之學宮史氏曰余官南都蓋獲從司馬
游其人博大端詳造次不苟固當世名臣也有先
生焉爲之前所從來矣夫東越之學頓悟徑造其
末流何如哉作法於奢其斯之謂先生之躬修篤
行恬於進趨使及聖門則原閔之亞矣於乎此唐
先生之所以心折先生也

居烈婦傳 賦 賦曰吾妻其居烈婦也 居烈婦茅氏者觀察鹿門先生之女而居仲子妻也 仲子名翼隆秀慧能文觀察公擇壻得仲子喜甚 或言其貧觀察公曰仲子才何言貧仲子父太守 公卒官仲子乃不能治婚具就婚於茅烈婦雅相 敬而意微不樂謂婦矣胡猶女也居矣胡猶茅也 言之觀察公觀察公乃歸仲子仲子有嫡母徐生 母沈是兩姑也皆稱新婦賢仲子勸于學烈婦贊 之居恒鮮燕見無何仲子病矣病亟值烈婦舉子 家人匿不聞仲子不瞑者移日後十日烈婦乃

居烈婦傳

居烈婦茅氏者觀察鹿門先生之女而居仲子妻也 仲子名翼隆秀慧能文觀察公擇壻得仲子喜甚 或言其貧觀察公曰仲子才何言貧仲子父太守 公卒官仲子乃不能治婚具就婚於茅烈婦雅相 敬而意微不樂謂婦矣胡猶女也居矣胡猶茅也 言之觀察公觀察公乃歸仲子仲子有嫡母徐生 母沈是兩姑也皆稱新婦賢仲子勸于學烈婦贊 之居恒鮮燕見無何仲子病矣病亟值烈婦舉子 家人匿不聞仲子不瞑者移日後十日烈婦乃

聞屢慟屢絕曰傷哉夫子待我以瞑我不能從夫
子以死耶陰刺三尺綆納懷中將殉仲子左右防
之密不解姆氏曰仲子死矣以母望昆弟以孤望
若若死何以報仲子烈婦無以應稍自寬久之托
男仲兄女季兄曰兄子之猶吾自子也兩兄諾烈
婦則陰絮泣曰吾今者可以釋姆氏言矣已又佯
語侍婢吾從吾母奉佛持誦作優婆夷也聞者皆
信獨怪其幽居咄咄若共語狀久亦不之訝寒食
展仲子墓欲止宿女奴察其有異促歸羣防之烈
婦復佯自寬旦起誠曰吾疲甚思寢汝曹毋譁亭
午不起排扉入帷經死矣未死前五日夢仲子來
迎曰若苦甚來從我若翁母過悲蓋烈婦以此決
焉烈婦死年僅二十有四其季兄國維爲之狀仲
兄水部君與余同籍時言及烈婦事未嘗不酸辛
欲涕也嗟乎寧獨水部余蓋爲泫然矣自古婦人
殉節者多矣寧有如烈婦之從容委曲志決而義
盡者乎其托子於兄也必死於三年之後也蓋其
中劃然有成算焉計定而徐赴之不促不徐適中
其會斯之爲大奇矣或謂烈婦有子可以無死余
謂不然仲子死而烈婦得就訣仲子命烈婦以不

死則可不死也今仲子不瞑以待烈婦而烈婦不
得聞不得訣仲子竟不瞑也仲子不瞑而烈婦不
死非烈婦所安也此烈婦之所以必從仲子也償
此恨也烈婦無夫於地上而有夫於地下烈婦之
孤無父母於家而有父母於舅氏斯不亦兩得而
無憾哉又何必爲烈婦愛一死也余姊氏亦以死
殉夫被旌矣而無子以翁姑奪之迫乃死其遭
值與烈婦殊而其從容處死有大與烈婦類者水
部有妹余有姊足相詔也故因水部請爲烈婦傳
如此水部能文得無意一言於吾姊乎

林季公傳

先大父之女弟四其季適同邑林鏡水公有三子
伯質卿仲昆卿季乃丙卿伯忍而強齟齬仲仲謹
避不敢與抗季念均吾兄也而弱者魚肉不能平
稍左右仲伯遂舍仲而嚙季家故饒至分異仲季
乃不能具薪爨季稱貸營十一利資斧復爲伯所
奪乃去而之燕竟用賈興至千金生平倜儻不拘
小節旣稍羸則益自發舒好游俠斜遇當意揮擲
不少靳姬劉者有聲曲中貴游爭慕之一見季歡
甚托以終身季遂破數百緡取之或問劉世欲得

秦書 卷之十四 二十三
卿多矣季賈人子輕委身何也劉曰季能爲人負不能負人此吾所以托季也季旣得劉不復問賈事族子上舍生某破產落鬼又負人金多季念之甚悉籍其筦鑰召而付之曰而謹視出入吾從酒人遊耳某遂悉季橐償負金他日季歸視其橐無有也且復有他負皆坐季季困甚則語劉吾旦暮溝中若當歸平康母相隨俱斃耳劉涕泣旣許君矣寧窮而去之有死不爲也季大喜卿乃若是吾何憂乃勉起修故業次第償所負更歲餘復稍稍給待族子如初復代爲入貲授郡幕復數年季廢

賈再貧乃之楚訪幕會幕已奪官貧不能歸徙家他所季日夜走三百里抵其居相慰藉幕意季且徵負季曰吾實以貧來乃今知若貧甚我也復何言因出券還之幕不受季曰吾留此無傷他日不可知吾兒且徵之若兒是種禍也捫袖中得十金仍舉以贈幕幕內媿不自容季竟徒手歸而生平所善孝廉林某者復坐事敗負季且千金其子走闕下欲上書暴父寃狀顧囊中無一錢諸故與孝廉驩者皆自引匿旁皇四顧無所托足季獨憐念吾故人子可令飄泊長安市哉延至家衣食之爲

徧請諸貴人事雖不白而人以是重季季先後所
貸與人不下數千金償者僅十二三坐是益困客
吳楚閩粵間道聞劉死慟幾絕疾馳抵燕日夜哭
刻玉爲主提携不少休爲長短句題其背曰入時
倒郎懷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
堪遶遍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魂與香魄都
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
似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妃扇少年輩嘲季是
章臺枯柳何鍾情若是季不恤也輦劉母供養謹
於劉在日世以劉爲知人得所托伯旣逐季產亦
隨盡後竟坐殺人死獄中季大傷遂挈家自燕歸
撫其孤姪或謂季胡忘伯之虐哉季曰吾手足也
能忍諸仲聞季且歸則大喜遣其子迎季於燕余
送之都門曰嗟乎季也乃今有天倫之樂矣季愴
然曰吾乃不及伯之存也在原之謂何季雖疎蕩
自喜而大義皎然多此類行至武林念所善漢陽
蕭太史方家居之楚訪焉太史故從同官宛陵沈
公攜李馮公所識季三公交爲季延譽其游如布
衣歡季至漢陽太史畱飲十日復之粵西其從兄
壻薛雲綬爲藩幕強畱不能得僦舟東下行再舍

并其僕及同載三人皆爲舟人陳亞三等所害沉其屍于江掠其資去亞三等素以行劫爲生往來桂林蒼梧間所殺掠無算行旅苦之莫誰何吾友蒼梧司理林君廉得其主名捕治之搜其橐得玉主大驚此吾邑人林丙卿所爲奉其姬劉者也若何從得之豈丙卿西遊若殺而有之乎亞三情得咋舌死窮索餘黨盡伏辜粵人快之開府戴公檄藩幕行求死者屍其他皆糜爛僅瘞其骨獨季顏面如生肌肉無損時炎暑經再浹旬矣觀者駭異粵當道咸哀憐季且以季非緣玉主則空葬魚腹

耳誰復知者此劉之報季於冥冥也相嘆息以爲奇劉母聞季死長號而絕生平識季面者談及無不隕涕季早年行賈罕讀書而長篇短牘雅俗竝陳燦然可觀劉死時撰斷腸詞數千言讀之悽絕所交歡多名公貴人然無所請謝曰吾不受貴人憐也值困時家或不能舉火行歌自若終不向人言貧其意氣如此

論曰始余與季約百歲後吾爲公傳季謙讓吾何稱於世而足傳乎季旣死司理貽書具言其事且屬余紀之余惟季之行訾者以爲蕩譽者以爲俠

要以傾身慕義無間盛衰斯為奇耳劉不負季於
 厄卒殄其讐彼賈人倡女耳相然諾若是世之煦
 煦生平緩急若秦越而自矜跬步不失尺寸視季
 何如哉末俗庸庸而下流皎皎吾故因論季深有
 感焉

季亦卿傳

著在癸未讀中秘書者二十有八人陳州季亦卿
 為第一十餘年間浮沉生死大異昔時乃近者復
 失亦卿情其如何因為之傳亦卿名道統字亦卿
 先世昭信公自宣州徙陳昭信公四傳至贈檢討
 公是生亦卿亦卿少而穎七歲之母家里師問孺
 子知書否因探古文辭令讀讀已輒成誦覆以難
 里師里師遜謝季氏兒未易輕也髫年試補弟子
 員久之乃第以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居翰林沉精
 覃思大肆力於文章乃聲詩尤工四方稱詩者踵

附其門亦卿皆引與切劘持論甚高而大指在輞
川襄陽二家致亦似之以使事過里屬贈公沒亦
卿猶及視疾至卒喪皆如禮再入翰林分校禮闈
稱得士已晉司業蒞畱雍南中士汰易爲邪亦卿
約束甚嚴務納之繩檢諸生廩廩坐舍中誦誦不
絕聲趾無敢戶窺其才者喜得師更來稟業文日
彬彬矣先是雍士登薦書殺故額五之一亦卿疏
復之是歲自成均舉者皆高足弟子時謂亦卿操
士嚴亦重其倫鑒無何以疾乞歸疏三上不得請
遂自免去行至荆山卒會有詔徙北雍以左中允
視事而亦卿不及聞矣方亦卿去時心念太夫人
甚晨夜疾馳冀得一見然卒弗見也悲夫計自白
下來衆相與訝季卿貌重而行淳庸詎止此已復
相與太息安得風流文雅如季亦卿者亦卿善飲
雅以飲自負登筵逡巡若不勝爵比四坐稍酣亦
卿乃引滿無算強客與俱客多避伏引去亦卿故
自如益復浮之旁睨坐者君胡不自力令高陽生
笑人於是亦卿酒聲與其詩俱噪其在吾黨惟四
明王季孺蒲東楊曰泰稍相酬酢業皆先亦卿往
亦卿默不自得去之畱雍喜官舍稍勝有亭水竹

間課士之暇輒坐飲其中且飲且吟後半歲以病謝客而近酒治聲律如故或謂亦卿之詩得酒爲助其病亦十一由之廣柳歸里人皆哭往里中有某姓者修郟於其鄰誣以拾遺金抵法衆共寃之亦卿白之官乃解阮孫二姓約爲婚窶不能就亦卿出資佐之凡亦卿之樹德於鄉多此類卒以見思亦卿旣沒遺稿多削僅存若干卷有子鏡能世其業云論曰楊子雲有云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然而禮言嚴書言寬何相左也槩其指歸嚴則尊而寬則行孰能廢諸季先生與余並時而教兩雍

科條不同要於尊道立教是在吾友余不及也夫江左六朝之遺也流風靡靡非吾友厚爲之坊習愈替矣昔司空在坐桓譚變色嚴正之移人如此故余因論季先生得教指焉

與何昭燦也豈其先有達人陰德厚乎余頃獲交中丞公論其家世乃知王氏之大非偶爾矣蓋甲本有高祖諱伍以布衣行義鄉人德之布衣公父諱貴居北海初家莊適元末白馬軍作亂貴公從季之殺一賊度竟不能抗乃避居新城新城之有

謝客而近酒治聲律如故或解亦卿之詩得酒爲
 助其病亦十一由之廣柳歸里人皆哭往里中有
 某姓者修郊於其鄰誣以拾遺金抵法衆共寃之
 亦卿白之官乃解阮孫二姓納爲婚宴不能就亦
 卿出資佐之凡亦卿之樹德於鄉多此類卒以見
 姑余因歸季共主卧燈前語 若平卷有手鏡能世
 愈替矣昔同空并坐卧黠變身類五之終人咬吐
 以立六時之戲也燕風飄飄非吾文單爲之甚賢
 林紉不同要其尊嚴立燈景并吾文余不又也夫

處士王公傳

今宇內推名家則新城之王王氏自北海遷及今
 僅數世耳而冠蓋蟬聯潁川基之太僕拓之司徒
 中丞父子益光大之詞苑中臺藩臬曹署錯起代
 興何昭爍也豈其先有達人陰德厚乎余頃獲交
 中丞公論其家世乃知王氏之大非偶爾矣蓋中
 丞有高祖諱伍以布衣行義鄉人德之布衣公父
 諱貴居北海初家莊適元末白馬軍作亂貴公祖
 擊之殺一賊度竟不能抗乃避居新城新城之有
 王氏自貴公始也貴公五子公其最少者亦最醇

謹事父母諸兄皆得其歡心尤好施予歲時勤力治家人產計口給食餘悉以振鄉里之貧乏者門前植槐一株枝葉扶疎公時作糜哺餓者諸餓者以次坐戶下受糜紡其笠於槐纍纍如也鄉人呼公曰王菩薩而稱其家曰大槐王氏語具錢令尹記中歲旦公禮神盜撤屋椽公念此何時也而甘行竊非饑寒逼迫不至此遂自撤其椽手一布與之一夕貧生某窺公寢且穴壁公從燈下望見之曰某君耶何至此遺粟數斗竟隱其姓名公一日出遊得遺金欲還之卒無主名乃盡以糴粟會歲

饑公發粟徧給餓者所全活甚衆凡公所爲德甚多然絕口不欲言卽子姓無知者獨鄉里長老誦說其一二如此耳有被酒者過城隍廟侮神忽身舉去地若懸困苦甚呼號於衆言其故衆爲禱不解則曰若無爲湏王菩薩乃可耳衆共請公公謙讓神誕若乎乃公何當焉衆請益堅公不得已爲一往禱辭未畢酒人已無恙矣匍匐泣謝微公我何逃於神罰公曰此神德也誰敢貪之人以是愈益敬公閭里少年聞其事相勸勵爲善曰曷不自力學王菩薩以取敬於神事載邑乘中識者自是

卜公後之必大矣公娶丘氏生六子次麟以文學
爲穎川王傳故稱穎川公穎川公八子其最顯者
爲太僕重光以貴州叅議沒於王事贈太僕少卿
太僕公六子最顯者爲司徒之垣司徒公三子最
顯者爲中丞象乾司徒兄弟則有爲部郎憲長郡
丞中丞兄弟則有爲方伯御史問丞翰林檢討邑
令孝廉詳具山陰王相國所爲太僕公碑中太僕
復有兄耿光爲馬湖經歷子之裔舉乙未進士皆
忠孝相繩不獨以名位著云史氏曰世稱布衣行
義祚胤蕃昌則燕山之竇然竇自一傳而後鮮有

著者王文正父子著矣乃三槐之植斤斤然操左
券而責於天猶之乎有市心矣公以一編氓爲德
于人所不知神闡其幽猶引避不居同伯休之逃
名陋馮暖之市義此其心豈敢有一毫以後嗣徼
福哉愈引愈昌帝所命也太僕以死勤事施及孫
子母替作求世臣之烈于茲爛然矣論世者謂北
海之王肇自虞氏神明之裔代必有興亶其然乎

受逢掖家言公涕泣出請孺人笑曰吾試汝耳乃
貴就堅受詩即善言詩求詳曾齊毛諸說而發明

為太僕重光以貴州參議及於王事贈太僕少卿
 武之王舉自歟乃輒問之喬升必奇與置其然乎
 于世替非未世引之然于茲謝然矣歸世清雷北
 斷若愈臣愈昌帝祖命也太對以我謹事武父終
 谷則盡劉之市養北其心豈煩育一亭以對陳趙
 于入湖不味輒聞其幽餘民報不吾同自村之悲
 卷而責於天餘之乎育市心矣公以一辭拜為新
 普普王文五父子普矣凡三辭之辭凡凡然辭立

雪林李公傳

李公諱梅字元季別號雪林貴州前衛人也先世
 自汴徙杭 國初以編伍籍貴州公父曰靜菴公
 演樂善好施生三子伯松大寧縣學博士仲椿公
 其季也公生而孤母陳孺人詰曰爾家先世非儒
 則農孺子安所從事公即應聲曰儒也陳孺人意
 殊喜則佯謂未亡人須孺子力田以養寧能屈首
 受逢掖家言公涕泣固請孺人笑曰吾試汝耳乃
 遣就塾受詩即善言詩衷韓魯齊毛諸說而發明
 之駸駸折塾師角矣已籍學宮累試高等先後學

使者謝公萬公況公皆大相賞拔李生當咄嗟取
功名乃公竟不偶爲諸生二十餘年殊厭苦欲去
會從孫蒙亨舉于鄉遂謝學宮曰李氏讀書今有
種矣何必迺公杖策從蒙亨至燕爲輔行道出桃
源蒙亨方就婚令舍有富人子當坐法賄公囑令
公峻却之令聞大重公公旣謝儒業日以碁酒自
娛時年僅四十人惜公之廢業而亦羨其高曠居
家羣從子姪訢訢如也有天而不嗣者公爲經紀
其家內外胥服大寧公卒官公奔赴迎視歸中流
舟覆公身翼襯浮水上誓與遺骨俱葬江魚矣已
救至得免若神相之者居恒思大寧公不置則輯
其手書成帙時展讀泣蘇蘇下曰天乎稚而奪吾
父髻而奪吾母乃今復奪吾兄也後死之謂何能
不悲哉有二子時調時華皆穎秀則盡舉其遺書
授之曰而翁不卒業負若大母意在汝乎時華者
今侍御君也侍御旣舉爲重慶李官公從之重慶
躬操筦鑰譏防周慎官舍肅清三載褒封受冠服
愀然安得以此爲先人寵侍御李官高第召入內
臺凡再奉 命按漕按兩河公輒移書告以軍國
大計及吏民表率不可不慎故侍御立朝侃侃輒

車所至威澤暢洽卓然爲名御史稟公教也公年七十侍御圖省侍不果比兩河報命乃請急歸居里中再洽歲意欲畱母行公輒促舍人治裝令速發爲而翁稱百歲觴者不如爲公家治一事侍御不得已行抵都七閱月公計至矣方侍御別公時公固甚壯冬夜科頭啜水若健少年不虞其至此卒之日得年七十三生平慈惠亮直廝養僕從每食必問均否始自舉箸好面折人過有片善卽稱誦不容口人以此親之少所受業李師病疫家人踵死莫敢視公曰死生有命在三之義寧能憖

然也躬醫藥調護之卒亦無恙郡守高公誼屢欲賓之鄉公強一再應遂力辭不赴沒後學使者從諸生請祀公學宮隱德敦傳而史氏曰世言李氏多本柱下有言天道如張弓下者舉之高者抑之故或損之而益或嗇之而豐或餘之而故不足微乎微乎孰原而孰委乎夫以雪林公之夙慧績學不早棄業何詎不顯乃敝屣青衿以遺侍御可謂達天人之際矣概其生平使在聖門抑亦七十子之流亞也俎豆宮牆宜哉

滿入都從事比部王中丞中讒下獄主者以爲賂
且不貲謀之君君力白其寃王竟得釋登門造謝
吾無所報掾吾願掾爲定國爲賀其子孫印纍纍
而綬若若也久之事侍郎萬公恭于山東萬素獄
獄君以廉潔有幹才稱意臨別賦詩贈之謁選京
師縉紳先生熟君名曰是嘗活王中丞而稱潔廉
亡害者爭爲延譽授蔚州經歷有訝其窮幕者君
謂古人捧檄原爲親屈吾不能自致青雲而以貲
郎終庶幾徼一命爲光顯視自潤孰多未幾以外
艱計至擗踊哭泣亡所不如禮急買舟舟人意其

重橐也夜半將甘心焉君皇遽匿水中比胠篋賊
乃大悔吾愧孝子吾愧廉吏而君竟溺死矣事聞
賊黨坐穢相知皆爲隕涕君雖起文法而友于備
至家庭間凡有緩急輒傾私橐爲資尤加意文學
叔刺史守典從兄進士庭植微時多君濡沫之而
婦之弟爲鄭州守夢禎雅重君君二子大成大亮
二孫啓泰啓光大成嘗從余游故爲君傳論曰余
邑什三治儒什七治賈其以掾史顯往往有之乃
君始而儒中而賈繼而掾史至服官也精心爲孝
要之死殉斷斷乎儒者之行矣夫儒者誦法詩書

終身俟死何言非命故務光之淵溺也靈均之湘
溺也王子安之海溺也君之淮溺也淵溺見節湘
溺見忠非其比矣海溺者迫於省父淮溺者迫於
哭其父何軒輊焉檀弓云溺者不弔不聞爲死孝
者言之也嗚呼君可瞑矣

慈節董母傳

署中有董考功者余雅重其人居恒忽忽不自得
也時引領北望若有思也或問之曰思親乎曰然
而不但親也而思之甚于親或曰人之思固有甚
于親乎曰非謂甚于親也以爲微斯人無以有吾
親而又無以有吾也因爲余道其事余曰嗟乎微
斯人非但無考功是將無董氏矣考功有祖母丘
氏金陵人也父曰衛舍人英仲考功之祖嘗爲建
平令去其家三年配徐宜人病且革子又孱宗祧
如綫耳建平令聞而憂之乃以六禮聘丘治內事

丘事令甚宜令去建平丞問寺晉郎民部丘皆從
居官舍約束譏閑無不飭者民部去其官歸亡何
而逝丘年纔二十四一子方孩欲殉者屢矣嫡徐
宜人力譬解之逝者之有若也以爲宗祧是之不
圖而相從地下以爲快乎且吾息奄奄耳誰爲撫
若兒者丘乃強起斷髮毀容趾不窺戶奉徐于牀
褥中湯藥餽粥無不謹者而徐竟不起民部有兄
某姪某嬖丘之少也欲嫁之則盡民部之嫡子某
百計窘丘復相與謀曰是其橐可利也不得則劫
之且甘心其孤丘泣曰未亡人之不死者徒以有

孤耳財何爲者而以賈禍乃悉散橐中裝以與其
故嘗睥睨者而自勤紡績爲活考功之尊人封文
林公是以得成立考功生八年有弟六年而失母
丘復收而養之誨育備至考功旣成進士以司理
晉今官每從文林公蒲伏上觴祖母前父子間談
說前事未嘗不欷歔泣下也當是時民部之嫡子
已前死又無血胤天固以丘延董祀而以考功之
父子彰丘節哉夫寧徒節節而功矣蓋史氏聞丘
事而嘆曰世之稱節者率以存孤爲難以有難于
節也然使內無陵迫之憂外有父母家之援力猶

易耳乃丘氏以一女子形影俱單釁生于骨肉而禍結于蕭牆飲泣吞聲誰因誰極其艱難危困之狀談之足酸鼻者于此而能忍死以持之從容以弭之空其所有以安之其才智絕矣夫語節于伉儷猶其偶也庶而節罕前聞焉况節而功哉又况其遭值之若此難哉此董氏之所百世祀而考功之所以思也乃考功又爲余言徐宜人曰是辛勤拮据以相吾祖于諸生時傷哉貧也有足悲者其與丘居又甚睦此雖吾祖刑于之化然可謂賢矣於乎內德若此宜董氏之克昌矣余故紀之非但爲採風地也有操彤管而繼中壘之業者其將有取於斯焉

七十中舍黃君索余爲之傳中舍之室則君女弟也故爲請甚力余曰生而傳禮歟中舍曰禮有之矣人生七十曰老而傳說者曰以家傳之子也夫可以家傳之子者則可以行傳之天下傳者傳也又疑余乃爲典客孫君傳傳曰孫君名承誼字汝別號如亭休寧草市人自其先世爲郡著姓父文紳壯而客死有三子長者纔十歲少者尚

嗣結于蕭牆飲泣吞聲誰因誰極其艱難危困之
狀談之足酸鼻者于此而能忍死以持之從容以
弭之空其所有以安之其才智絕矣夫語節于仇
讎猶其偶也庶而節罕前聞焉况節而功哉又况
其遭值之若此難哉此董氏之所百世祀而考功
之所以思也乃考功又爲余言徐宜人曰是辛勤
楛据以相吾祖于諸生時傷哉貧也有足悲者其
艱於淇淵甚矣此雖吾祖刑于之化然可謂賢矣
爲科風此也育粹洪音而繼中壘之業昔其謀亦

典客孫君傳

孫君之六十也則吾友郭宗伯以文爲之觴今歲
七十中含黃君索余爲之傳中含之室則君女弟
也故爲請甚力余曰生而傳禮歟中含曰禮有之
矣人生七十曰老而傳說者曰以家傳之子也夫
可以家傳之子者則可以行傳之天下傳者傳也
又奚疑余乃爲典客孫君傳傳曰 孫君名承誨
字汝知別號如亭休寧草市人自其先世爲郡著
姓父文紳壯而客死有三子長者纔十歲少者尚
在襁褓中子八歲則典客君也大父傷諸孤之幼

以家屬其從弟統而使諸孤業佔俾稍長君乃讓其伯兄就業成均而躬自操家顧其爲佔俾自如所交遊盡文人墨士又篤好奇書異字旁搜博采爲之訓釋諸者宿皆服其淹通性絕孝謹大父客千里外君時遣人候問往來不絕家事纖悉必以聞大父嘆曰吾無子有孫復何憂母戴氏旣蚤寡哭泣憂思遂至喪明君朝夕左右所以娛侍者無所不至稚年時嘗侍食大父母側食舉肉大母詔之曰老年非肉不飽稚子而饜膏梁乎君頓首奉教其後侍食大父復賜肉君終不舉筋伯兄自太

學歸季弟亦成立先業益拓相與闢地築荆園甚靚麗汪司馬爲之記比于三田然君自兄弟賓客過從宴集外終不數錯趾曰爲編氓而有林園池沼之奉吾懼其汰也妻之兄爲林屋吳公家貧君助之貲入太學甫七日卽入棘遂舉孝廉下第歸失其偶兩孩呱呱君抱而子畜之吳公乃得一意講業後十年卒成進士時太息微妹倩也吾不及此君父察族黨之貧者周其緩急有構爭則扶其弱者曰母使爲強食也佃而逋租者度其力不能償則捐予之人或爲君德君笑曰陰德冥冥吾尚

以求天知爲淺也而揭之人乎家居雞初號輒起
夜分乃息七十年如一日生平無疾病無忿悁口
不識藥餌足不識公庭冠服樸素不識時樣姻戚
內外多貴顯歲時聚會冠蓋烜赫君獨褐衣布袍
酬酢其間恬然自以爲得人亦爭重之里中長老
暨文學弟子上其行于郡邑聞諸中丞臺皆下檄
旌君蓋郭宗伯爲壽稱之曰徵君稽其實行庶幾
弓旌之列者也晚歲遇 恩詔子孫輩爲納貲授
鴻臚寺序班君語客曰吾不識金馬門作何狀乃
稱典客耶客曰東方生出入金馬門而稱隱君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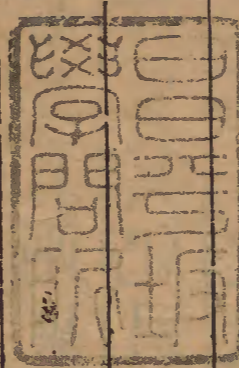
識金馬門而稱典客乃爲奇事君笑受然大非其
好矣君兩聚于吳副以徐有五子或得君儒或得
君賈其紀君之行以授中舍而請于余者令子名
光寓 史氏曰吾從太宰曾公識中舍也方中舍
上書言 儲事杖 闕下幾死報至家自家人以
至交游姻婭無不危懼涕泣典客君慷慨言曰此
宗社大計天之所佑必不死卽死死忠義耳何懼
爲從容語其女弟母自苦也嗟夫雷霆之所摧擊
聞者喪膽典客君稱引大義皎然于造次顛沛之
際者如此是其居恆親戚相磨礪必有烈丈夫槩

蒼霞草

卷之十四

四三

矣中舍之侃侃觸忌濱危殆而不悔有以也夫



蒼霞草卷之十四

